



芝園外集

說林敘

始余之未齟侗然蒙也先大夫以為可教輒賤而授之經稍長益課以子史百家言程替蓋甚厲也而榛翳未刊鮮所悟解僅能億舉大義據案對冊槩若了了比掩卷則徐忘之乃復不自揆量妄有撰測時方困跡蓬蒿踟躕環堵罔訖於四方之觀既而繫籍金門馳驅方國日惟兢兢於職事肄求令甲鈎摘蠹萌以圖報稱



天子隆遇視平生之舊殖則漸成凋落矣每誦
穆林之三立慕然明之博物即疾首憮心恐一
旦填溝壑而靡有聞也然性有偏者牖非盡室
編簡所會靈智攸通於凡三才之紀萬物之情
時或見一斑焉輒筆而識之以備散逸爰自正
德之季以迄於今積累成裘釐為十有六卷題
曰說林藏之家塾於乎陟嵩華者始知培塿之
卑汎溟渤者乃測河渠之隘余蓋展轉於培塿
河渠者也又惡睹所謂嵩華溟渤者而語之人
人乎然則彘轂之訛覆瓿之譏不待察士而知
之矣或謂宋潛溪著龍門子僅以九十日故其
文多厯劉文成著郁離子成之厯載故其詞偉
濶今余之詮綜有年矣而蹇繆無章罔敢竊附
於作者之列矧曰有補於世教云哉覽者弗以
誕漫罪余則幸矣

皇明嘉靖二十一年歲次壬寅明州張時徹題



言是罪余限幸矣

許於許之既後曰有辭於世婚云姑實言宋公
戰今余之命歸有羊矣而春豈無章國煩辭則
文多誤隨文為善休歸子為之慈薄姑其歸
之矣姑歸宋戰必善歸門子對以十日姑其
人卒為陳侯之婦

說林一

辭命林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鄭莊公使行
人辭於宋公曰孤不佞不能和其四隣以為君憂
使赫然辱於敝邑孤無所圖罪謹使下介以請夫
自孤之學主宗廟社稷也亦惟先世之顯盟是共
是以罔敢失隊頃者公子馮之辱也其以成穆公
之讓而致國於君也孤惟昏姻之國館而賓之亦
惟君故之以豈敢有所利焉如以馮為討也是使



穆公不得撫有其子而宣公貽謀之不終也孤誠不忍聞惟君圖焉且衛人之惡天下莫不聞敵邑雖小蒐乘簡卒以俟君命號令朝至孤必夕發以從君後今舍曰弗問而移師於萇爾之鄭孤竊惑焉君如聽於孤反兵而誅衛則君之義也孤之願也其曰不然孤將率其父兄子弟觸執事之左轂死之使天下後世知君以定弑逆之衛而合諸

鄭也孤雖亡亦有辭於武王成王矣君生

水公不能對乃解四國之師

王四年使凡伯聘於魯成伐凡伯於

歸王以讓衛曰昔我先王之制也敵國關尹以告候人為尊也不意其貴國之也吏則皆官正蒞事也無有廢也叔父密邇旬日也詎當率先諸侯以藩屏周余與二三卿士日有望焉今凡伯者非他余之命大夫也以魯國之故告諸宗廟受玉帛以出而戎得逞於叔父之近郊僂而執之是委成命於草莽也叔父若不聞余一人不足恤獨不念武王成王之烈而一旦蔑棄之有如弁髦其何守土之為

之國外集卷之二

夫戎何厭之有。王室而陵之矣。又何有於衛。余一人之憂亦叔父之憂也。若微寵於武王。康叔詰其振旅而問罪於犬羊之戎。則惟叔父其不念不圖而委罪於余一人。亦惟叔父念一人之憂國焉。魯會齊宋陳蔡之師伐衛。以納朔。晉王使子突救衛。告于諸侯曰。王未知衛之罪。亦未知何以勤諸侯使突也。以告嘗聞之。生以定名。名以辨分。分以章禮。禮以行義。國之大節也。天子守之以制天下。諸侯守之以保社稷。無有貳也。天禍姬氏。使衛侯淫亂。其妃匹以敗天常。四方莫不聞朔親則。

子也。弗懼弗懲而禍是焉。甘日張說。舌以蠱君心。一日之間而使伋壽咸齒。賊刃以沒暴骨於莘。父子道喪而兄弟爲屠。誰之罪也。洩職之不義。朔也。亦惟禮義是葵。與衛宗廟之以豈其私有憾焉。王之順洩職也。亦惟朔之于禮敗義。不可麗於五服之長也。而聽以黔牟易之。又豈私有賴乎政典曰。賊殺其親則正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斯二者。朔與其父實行焉。王將守先王之訓。以號令於天下。懼遺僂於伯叔之國。庶幾亦有辭焉。不然則黔牟與朔也。又奚擇乎難之聞也。王與一二卿士切。

夕望曰朔其甚乎東諸侯其必尋盟以討朔而獻
俘於我周廟將至矣豈虞朔之是以而欲滅未厭
之黔牟也夫天下之惡一也人而有知朔之餘庸
足食乎縱朔以厚賂要之諸侯安得而甘之受賂
以與朔是亦朔也已矣我周又何望焉王室雖微
必不相從於亂使突布其大義惟伯叔圖之
齊師遷紀邾郛郛遂欲滅紀魯使單伯告齊曰魯
之有紀也猶齊之有魯也世爲婚媾動息偕之紀
之憂亦魯之憂也魯今不能爲紀重輕願大國之
撫而矜之也仲虺之誥曰殖有禮覆昏暴欽崇

道永保天命此言大之所以待小也紀誠不能自
立豈遂不可教誨而翦焉以賜圉吏其無乃非先
王之訓也乎夫齊亦大矣隄封千里帶甲百萬而
稱雄於諸侯最爾之紀何加損焉君如念太公之
裔翼覆其言扶其不競使得奉守宗祧魯亦與
有賜焉如惟力是視而不於弱小之惻則朝令於
境紀將挈其妃妾子姓而夕去之寧敢與介使爭
一旦之命令紀人爲先祀之故使其季以鄗入而
大國閔然收卹之諸侯莫不歆然自寡君計之大
國若脩方伯連帥之職與其存季也則不如無翦

紀也此不惟寡君之私願將天下之公義攸在願
因君之左右而請命焉

昔人伐魯取慶父之賂魯使季友禦之辭於莒師
曰夫共仲之在敝國也先君之愛弟也寵冠於諸
公子久矣專魯之政而尸其兵柄先君未有選焉
是社稷之所恃以爲衛者也而天降喪亂乃包藏
禍心而稔章其不肖之行使圉人犖卜斷無故而
交刃于黨氏武闈之間二年之中而殺二君不已
甚乎夫是魯之賊也義不共天將天下以爲討而
莒同盟之國也柰何蓄而庇之初而曰未聞故

則猶有辭也既其聞故矣敝國謂莒必將磔共仲
之首而致諸魯司寇以獻於太廟不虞其責之賂
也討而以賂是利禍也惡孰大焉今不恤敝國之
戚而頓兵於我郊鄙曰必以賂爲解是犯天下之
同惡而蔑棄魯也魯未能冀除宗廟而被其不祥
乃又賂以求賊天下其謂我何其何國之爲不然
苟有當也寡君與二三臣何有愛焉惟執事裁其
可否而賜之命

周惠王使召伯廖錫齊桓公命且請討衛曰余一
人承先人之隊緒寄於諸侯之上惟藐末不類罔

有寧心子類茂其君之不競也挾五大夫之怨逞其蜂蠱而致螫於余一人余一人危如常巢社稷有靈不亢不衷使子類棄其班以出謂難之將靖也而衛介在畿服不惟國郵是勤而稱兵於我近郊曰必置子類而戴之去順而助逆悖孰甚焉賴一二伯叔共憂王室率先義旅以翦匪人子類與五大夫而既伏其辜矣衛之繆迷則未有討焉余一人相於四方非伯舅莫能郵之敢使召伯以請夫自先君桓王之辱於繻葛也裂冠毀冕以決大坊至於今國人未釋憾焉然鄭猶知悔禍降以相

事也未若衛之敢爲戎首也此而不問余一人無以面於天下雖其存也偕之亡也不敢復踐先君之阼以忝舅氏舅氏其念武王太公之烈籲告多方而扞余于艱則周之昭穆永有賴於丕伐齊桓公伐楚歸執陳轅濤塗會諸侯之師侵陳陳使使乞成曰大國有命曰其率賦乘以南將致介於荆寡君不敢康與其一二陪臣先後奔走以從君於羈紲豈有貳也楚之帖也召陵卒盟諸侯皆返其國陪臣濤塗恐三軍之衆也舍止無所而一二邊吏不足以供芻材大國將以爲討率然計曰

兵而出於東方觀兵於夷而歸其可此非敢有他
也無亦謂陳之削弱鮮茲老倪不足以薦頸於斧
質也而欲祈頃刻之命不虞君之督過之也濤塗
而就執矣江黃之師加焉陳之君臣既知其罪早
夜震動曰大國方懷携而字弱庶其赦我乎而辱
七國之師以臨於郊盡陳之地不足以張帷幕君
如援桴而鼓之如以石投卵也篋弗碎矣惟君徼
福於我虞帝而不殄其明祀賜濤塗以爲陪臣則
惟命謂濤塗罪在同盟不可中釋也而歸諸寡君
告諸社而修之亦惟命寡君與一二陪臣草舍於

郊謹備牲牢以俟

宋襄公帥師圍曹曹人辭曰昔我周之王也立
伐之法曰馮弱犯寡則青之暴內陵外則壇之
諸五服司馬職之而糾其不率小大庶邦是以各
守其封而和其民人非玉帛不相見也王室而既
衰矣諸侯力政而伯業興焉亦惟先王之號令典
章是布是崇而匡其弗逮豈敢私有逞焉夫自君
之擅寵於諸侯也齊桓之屍未寒而遽伐其喪廢
長立少使無虧不得其死人曰是盟主也何罪之
有其嗣亦何罪之有而忍於加之螫乎君方稱大

莫甚焉魯只尺也而不知之乎夫齊之讎亦魯之
讎也敝邑之望曰他不可知即有難也以交以義
魯其收恤我乎今魯非惟莫衛之讎也而翕然親
之今日盟于洮明日盟于向是反先代之盟而蔑
棄齊也我二三大夫聚而謀曰魯甚矣猶之亡也
奮而一決我是以有西鄙之師而魯不悔禍稱兵
深入我是以又有北鄙之役既而展大夫辱於敝
邑申以先王之命責以桓公之功寡君聞之不敢
信宿而卷其橐韃以退豈敢有所逆焉不虞魯也
必其憤之逞也而乞師於豺狼之楚攻穀而取之

盟於召陵則桓公之功也已又行無禮於宋我文
公不敢寧居而馳驅於城濮會四國之師以討曹
衛楚乃反旆以退而先代之宗祀獲全則我文公
之爲也不穀賴天之靈以守社稷亦惟王室是亢
而保有先公之隊緒不敢越也亦不敢捐也今楚
乃肆其鷓張而迫脇我與國欲翦焉以益其藩籬
是奴隸我中國而謂兵之不復南也不穀實有憾
焉且商臣之弑逆浮於梟獍是天下之賊也我則
弗討而彼乃得逞於江漢之間震驚遠邇縱諸侯
不以爲僂其若桓公文公之烈何如天子有命則



原件短缺

何以對焉不穀不敢康允我伯叔甥舅之國其共
圖於卿大夫念方夏之弗振也夷狄豺狼弗可長
也而侈力同心以扞大勳秦甲出武關而東齊略
陳蔡而南不穀與二三臣悉率敝賦從魯鄭宋衛
而環諸方城之外不穀將親鼓之所不能服楚者
無以復享於我文公之廟矣志曰師直爲壯以諸
侯之衆而加諸弒逆之商臣楚雖勁其若我何願
速厲乃戈矛橐乃糗糧方車而馳以留於楚郊救
災禦暴在此舉也毋使江人怨我曰親我以為
而棄以即諸夷告急之使踵相接也而襄如允

其何盟之爲江而滅也楚且益張寇滋深矣中國
豈得釋甲而寢乎惟諸侯圖之

晉趙孟逆公子雍於秦欵以爲君既而背之敗秦
師於令狐秦康公使人讓趙孟曰先蔑之來也曰
寡君新棄社稷國之人聚而謀曰孺子夷臯方在
襁褓恐不足以承七鬯隊我文公襄公之烈以爲
君憂顛微福於君奉公子雍而戴之死且不朽我
諸大夫曰有君而求君將安用之晉無信也不如
弗聽寡人曰豈其寘君而不如奕棋乎其謀之審
矣寡人遂遣雍也又懲呂卻之難而與之徒衛以

入亦惟晉杜稷之故豈私有所賴焉行且入也而
旋復背之曰國有君矣言焉而食縱二三子不以
爲意其若四方之諸侯何寡人與二三臣方且圖
之曰晉曲甚矣如而自葵也必將謝我以文辭薦
我以玉帛牢醴芻粟勞軍於境上而乞盟於寡人
晉之罪將可說焉不是出也而乃潛師以襲我賔
而寇之又何謂乎夫有君而求君一逆也求而背
之二逆也我以好往而報之以兵三逆也三者有
其一難以得志於諸侯而况兼而行之乎寡人規
之國未定而伐之不仁乘人之喪不武以詐禦詐

不信尤而效之不忍爲也歸且休矣二三子其述
圖焉葬苟襄也願以兩國之賦相見於境

魯文公十六年晉會諸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
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不克而還季文子以書貽
趙宣子曰舍之爲君也告諸天王名在諸侯之策
矣商人孽也而梟獍以逞厚樹黨焉而慕之又
不巳而辱其君母其若昭公何其若國之綱常何夫
舍我之自出也齊恐我之弗直而以爲討不惟使
命之修而乃赫然以兵壓諸境欲以扼我之吭而
箝其口是謂魯之不國而大篋之也我方以爲大

僂賴大夫之靈會諸侯而盟于扈敝邑之望曰齊其彰矣商人必伏其辜而我叔姬之寃且釋魯其猶有賴乎不虞賂之是甘而歛師以退也夫以大義合諸侯而終之以賂是以溷滌溷也庸愈乎晉國之政子實尸之進退臧否豈異人任今見義不爲怯也以賄反令貪也縱亂黨逆恃也此其罪不在他矣使諸侯而無人心也則可如而有之必曰以無益之貨而易滔天之惡晉之志不在諸侯矣各有怠心以行其欲而晉孰能禁之政之布也其能出諸國門之外乎

魯成公七年吳伐鄭既又入州來季文子貽書於栾武子曰晉諸侯之盟主也子實佐之若填撫小弱圖扞外艱謀其不協而保固之以長方夏夷狄雖強孰不震懼各奉王制以慎守其封疆豈敢以一矢相加遺也昔齊桓晉文之霸也亦惟勤恤諸侯而寧其患難朝夕於奔走夫豈有所憚焉至於子之君而怠矣吾子又不能恢章信義而匡其不逮手柄威靈而弛之使僻遯之吳馮凌中國而虐我友邦誰之咎也鄭而既成矣師未釋甲也而又入州來載肆干戈以逞其欲尚何我之爲忌乎行

父聞之樹德莫如近防患莫如遠申公巫臣之寵於晉也以子重子反之故而欲假吳以釋憾遂承使命以往而教之兵車教之叛楚晉之長技吳實用之自今已後吳將稔晉而不虞矣四隣之國能無州來乎是薄於損楚而厚於滅晉撤遠防以市近患也行父感之夫巫臣之惡天下莫不聞大國不以爲僂而寵之爵秩又使得通邦交之好崇奸長亂則何以訓焉吾子晉之棟也三軍之命晉子是尸不知巫臣之啓釁不智也知而縱之是不忠也如此不已晉其替哉晉以霸長諸侯而至於子

而替之無乃不可乎子若徼福於文公襄公不其遺烈擯巫臣而出之率先與國以共扞吳也則諸侯猶曰朕幾有賴乎王室亦曰猶有賴乎行父曷敢不宣子之明伐

晉厲公爲沙隨之盟辭魯成公不見臧武仲言于卻犢曰寡君不佞不能訓其二三臣而僑如敢行無禮以辱宗廟國人莫不怒寡君以集蓼之故方廩然覆隊是虞如蹈淵冰繫朝夕之不保尚何宴安之懷乎大國之徵師也寡君遽出敝賦於郊而膏秣以聽命寧有貳也壞墮之待也以僑如之辛

螿患在剥膚也而申宮傲備設守而後行豈其得已焉寡君辱從同盟之後謂大國必不恥逆臣毅然斬除之而懲其不令不虞其右而助之也夫僞如何信之有以季孟之軋已也而欲去之襲社稷之衛以逞其欲乃又以寡君爲貨也悖執甚焉大國如將聽之寡君則不得復事晉矣而僞如實事有魯也以臣黜君以逆廢順無乃不可以令乎雖吾子之愛僞如也毋亦匡其淫僻蕩滌其過以廷叔孫之祀豈宜犯天下之不韙而益之毒也夫魯之事晉何所不可雖吾子何愛於僞如亦何惡於

季孫孟孫惟吾子終圖之敝邑將聽命焉

衛孫文子甯會子出其君獻公鄭子產貽書與范宣子曰國之所以立禮爲大禮之所以立君臣爲大先王執則天下霸者糾虔四方率是物也衛侯在位十有八年矣行父與殖執圭繫組而事之親則股肱之臣也君有違也當左右僂力而彌縫其闕不可則委曲諷喻自牖而納之約又不可則致邑與祿而去之不忘其思曰庶幾君之或寤而反予乎今徼寵樹私駢首以僂公臣身之不出而君是焉出則是臣有國也追車及於境而射矢及於

鞫衛侯瀕死而僅免其去弒也有幾僑之聞故也
語於心曰晉方以禮合諸侯而吾子實先後之必
將告於王室討二子而復其君旦夕且至矣不虞
計之未有所決也而又聽中行獻子之言欲因其
亂而成之是知火之爲災而又膏之也能無灼乎
今諸侯之國多矣上下交替而紀法不張其爲殖
與行父夫豈少也二子而莫之懲也孰將不爲二
子哉從而誅之是有二命也擇之不問則是相戕
賊無已也此而爲君不亦難乎僑也聞之禮禁亂
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防而棄之是自

速之亂也大夫而出其君矣陪臣亦且出其大夫
而又孰能禁之吾子縱不爲晉計獨不爲子之家
計乎夫以大治小義也以順加逆正也宣昭令聞
以不忘先烈吾子何弗爲焉詩曰君子如怒亂庶
遘已願吾子之一怒以已衛亂也

魯昭公出居鄆子家懿伯貽書於晏平仲曰天禍
魯國寡君不得撫其二三臣以爲諸侯憂難之興
也寡君相於四方而圖其所庇左右曰晉兄弟之
國也世爲盟主諸侯莫強焉其必能恤君矣則吾
舍晉而何之羈也亦云寡君曰不然救焚莫如近

齊魯隣也且甥舅之國豈伊異人昔桓公之霸也
興滅繼絕小國忘亡至於今賴之齊之威靈猶未
有替焉豈其於敝邑而忘前人之烈且齊之公卿
晏子實賢君與用事者之所委心也曰豈其不聞
管夷吾之績而光六之乎是以跋涉而來以聽命
於大國謂朝夕其收卹之也今淹恤在外五年于
茲矣寡君與其二三臣草舍糞食不得齒於行旅
而命之不易猶未知所底羈也患焉野井之次君
來辱命曰君之憂寡君之憂也我是以引頸而望
不敢他圖以六國之靈若惠貺寡君其何有於季

氏乃非魯是圖而鄆是焉圖是病言之食而姑以
是為解也既而君有令曰我將納魯君必無受魯
貨矣寡君與二三臣再拜稽首曰非齊君不及此
歸有日矣不虞申豐之間得行而君遂惑於子猶
氏伐成之役其以寡君為諉也大夫亦不聞一言
之惠他又何賴乎夫寡君朝夕立於齊之朝隣國
莫不聞亦以寡君委之齊矣今莫我鳩也而覆有
厭心備禮以饗而宰夫寔司獻焉高張之喧也又
以主君為目婚媾之國而一旦卑之有如裔夷雖
寡君自以為罪然大夫亦不知其不可乎昔黎侯



原件短缺

失國而寓於衛衛人弗恤也而黎之臣子賦之曰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蓋深望
之也既而不至則又曰狐裘蒙茸匪車不東叔兮
伯兮靡所與同望而諷矣而又不至則又曰瑣兮
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褻如充耳諷而怨矣然
不於其君而於其臣謂股肱耳目實顛尸之所以
歸憾也今寡君之流離終不得徼惠於大國非吾
子之怨而誰怨乎羈也聞之諸侯失國而諸侯納
之義也非寡君之過以相求也以吾子之哲而
績於先大夫則惟所圖如不念太公桓公之烈

亦惟令君其試書察焉韓魏聞之大懼繼以張
之言乃反兵攻智伯而殺之遂滅智氏

芝園外集卷之一終

芝園外集卷之二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父也必有子也
 之也既而不至則又曰然者蒙首且事不
 伯也其所與同望而誠矣而又不
 肩亦流離之子也
 不於其君而於其臣言服服其
 其言以及其共其替中而結之
 有今其始其察言轉變聞之大
 其言以

芝園外集卷之二

說林二

諫說林

齊威王視朝謂即墨大夫曰寡人下令國中來直言者至切矣二年而莫有應者是臣下負寡人也
 即墨大夫曰以臣觀之非臣下負王是明王之不好直言也今夫酒食人之所愛也然人之相見必推其所愛而勸令飲食以其所欲在此故也使王之欲言有如酒食也人其孰有不進王乎今下令三年而國中無應者是所以明王之不好直言也

季武子出見絕流而漁者下令欲鞭之曰噫甚矣
子之貪忍也漁者曰主君欲法小人則既知罪矣
盍姑自主君始可乎自主君之治魯也農夫力畊
其穀粟無弗輸於廩者婦人織作其布帛無弗入
於宮者商賈所貿易其貨財無弗登於府者山谷
冶鑄其器物無弗歸於官者聚斂無藝威福在已
魯侯徒擁虛位而百官不得其職是主君竭澤而
漁矣何罪乎絕流哉

晉忠帝之時爵祿無章功令不核每朝會貂蟬盈
座政令不塞劉子真作崇讓論以矯之其略以古

之聖王之化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息
競也爲一國所讓則一國士也天下所共推則天
下士也推讓之風行則賢不肖灼然殊矣推讓之
風息則爭競之心生能否混雜優劣不分士無素
定之價官職有缺但案官次而舉之所用者非勢
家之子則必爲有勢者之所念也雖舉者不能盡
忠之罪亦由上開聽察之路濫令其爾也昔齊王
好聽竽聲必令三百人合吹而後聽之廩以數人
之俸南郭先生不知吹竽者也以三百人合吹可
以容其不知因請爲王吹竽虛食數人之俸嗣王

覺而改之難彰先君之過乃下令曰寡人好聽等
聲甚於先王欲一一列而聽之先生於此逃矣推
賢之風不立濫舉之法不改則南郭先生之徒盈
於朝矣詩曰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不讓之人憂
亡不暇而望其益國朝不亦難乎言甚切至而時
不能用晉室不競有由然哉

楚襄王田於孟諸之野見獲者曰歲稔乎曰薄甚
矣王曰此沃土也雨暘時若徒役不興何云薄乎
獲者曰小人之治田也下因地利上順天時中盡
人力訖率一鍾焉然而有不可必者蠶螭害之也

一不幸殘其本根傷其心節苗雖碩十不獲一矣
國亦有之昔者先君懷王以土地之廣社稷之靈
威加海內諸侯莫先焉而以鄭尚處中上官大夫
公子蘭之徒處外屏蔽聰明讒殺忠賢是以計舛
施逆客死於秦爲天下咲今王欲治楚國臣願王
之去其蠶螭也

漢武帝問東方朔曰國何如而治矣朔曰罷市其
可乎帝曰百工之事莫能相兼四民之用缺一不
可故日中爲市有無交易以相濟也若之何罷之
朔曰國有三市而交易不與焉私納諸侯陰比將

帥輦輸金幣關通賞罰馮凌威福而得志於其外
是謂以外市也請謁貴戚結托宦官延譽於左右
陰竊上柄而主不知是謂以內市也希望意旨雷
同附和狐媚固寵祈求恩澤因以植樹黨與濁亂
紀綱是謂以上市也三市行而國歆治者未之有
也帝曰善乃下請謁之禁開直言極諫之路

魏其侯竇嬰以平七國功封喜賓客諸遊士賓客
爭歸魏其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諸列侯莫敢與
亢禮時田蚡爲諸郎未貴往來侍酒魏其跪起
子姪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武帝即位魏其

武安侯蚡爲太尉後以竇太后譴並免家居武安
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天下
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武安日益橫已
而武安爲丞相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
或起家至二千石諸侯奉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
數而魏其失實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客稍稍引
而怠傲魏其日默默不得志其舍人說之曰僕聞
魏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
子天下無有今死而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常無
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向無子同臣奚憂

焉農赴時商趨利工追術仕逐勢勢使然也然農
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敗仕有遇否命使然也
今夫權勢賓客非公所素有也有之其暫耳今而
去之乃反其初而又何戚焉魏其不聽日與灌夫
相爲引重引繩批根諸所去已者卒忤武安侯及
灌夫既族乃有蜚語聞上魏其遂論棄市渭城
霍靈公居而問左右曰朝之臣誰最愛寡人者左
曰其滿乎取乎君寢則寢君興則興君食則食
君飲則飲君喜則喜君怒則怒不幸君有纖芥之
憂則食不甘未坐不安寢必豫而後已愛君者

莫如瑕矣乎公子家進曰左右之言非也夫
瑕者君之賊也奚在其爲愛蠹宅木而居之死生
不離焉遊其腹心而飽其脂膏久則空而覆矣夫
瑕亦若是而已矣無已則史魚乎君所謂可而以
爲否焉君所謂否而以爲可焉惟其義不惟其同
蹇蹇諤諤以繩君之闕而納諸衷君謹不恤君疏
不然足厚爲其君而薄爲其身者也無已則遽伯
玉乎靖恭以事上忠信以宰物苟便於君而利於
民則導而行之便於民而拂於君則委曲而通之
務得百姓之歡心以事一人是社稷之衛也斯二

子者之愛君也孰與瑕哉人有言曰佞幸醜毒不可適也樂石針文不可厭也君其試加察焉靈公默然

晉惠公歸自秦既得國而背秦之盟晉饑請粟於秦秦與之粟自雍及絳相厲秦饑請粟於晉弗與而欲伐之謀於群臣群臣曰此天與之時也逆天不祥失時不知蒐乘簡卒乘秦之弊而蹴之蔑弗勝矣慶鄭曰不可秦婚姻之國也於我有厚德焉昔君越在草莽介然羈旅非秦孰收卹之且公子在國不爲少矣側有睥睨而幾倖重器之及有晉

國者突必在君卒主社稷以撫群臣秦之力也盟未寒也而背之君獨不觀夫鶻乎冬而撮鳥之盈握者儀以燠其爪掌左右易之且而縱之鳥往東也則是日不東向而搏西也則是日不西向而搏其於南北亦然蓋不欲傷其所德也今秦之德君豈直爪掌之燠而已哉君柰何欲搏之夫背盟不祥伐德不義動而弗順秦雖災不可蔑也禍將至矣公弗聽大興師以伐秦兵敗於韓原秦執惠公以歸

唐明皇生日有獻寶鑑爲賀者張九齡因進千秋

金鑑錄帝覽之謂九齡曰世之治也用賢其亂也以不肖卿言知人有道乎九齡對曰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使人之相去也若鵠之與烏也易知也若葵之與莧也易知也惟其若芎藭之與藁木蛇床之與蘼蕪則不可得而辨矣是故大毒若甘大詐若信大貪若潔大佞若忠是芎藭與藁木之類也人主一不加察而誤用之反表爲裏倒上爲下國其能無危乎帝曰諾時李林甫嚮用九齡蓋陰斥之而明皇不悟卒致天寶之亂

或說條侯曰伍胥與范蠡孰知乎曰范蠡知矣曰商鞅與范雎孰知乎曰范雎知矣曰君侯之知范蠡也豈非以其知越王之長頸鳥喙不可與共安乎也而逃之五湖以遠害乎曰然曰君侯又謂雎之勝鞅也豈非以其能推蔡澤以自代而免於車裂之禍乎曰然曰然則君侯之所以自爲計也不如其論二子者也曰客之言謬矣彼四子者其所事殘忍之君也而其居則傾危之國也僕逢賢聖之主而生太平之世庸語此不祥乎客曰君侯誠不自量獨不見夫芻狗乎方芻狗之未陳也盛以華篋被之文繡土人踵步而拜尸祝潔齋以將之

不敢睨視也。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柴車轆而過之，蘇者取以爲爨而已。今君侯已陳之，芻狗也，轉而爨之者至矣，而猶以爲無虞乎？且夫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入焉，物之理也。功高者忌，威震者疑，人之情也。胥鞅之邁，不自以爲安乎？而終於碎首而塗骨者，何也？且君侯獨不記許負之言乎？不聽既而景帝積猜於條侯，乃以事下獄，不食五日而死。

魯昭公出奔齊，齊侯唁之於野井，辭曰：寡人寢處不寧，以憂君，憂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於君。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惟君命之。公喜，子家子曰：必無受邑。公曰：寡人不能守先人之社稷，齊侯不忘先盟而憂恤之，庸進諸且千社重祿也。托大國厚庇也，徼之不得而何以辭爲？子家子曰：臣有小喻。昔河伯遊於東海，海若賓之貝宮，娛以蜃樓，爲雲門之樂，以饗之。介鱗之族各以班見，三月而不絕。河伯樂而忘返，曰：若是其大乎？黃流納之而不盈，尾閭泄之而不涸，白靈効順而衆寶叢生，孰與濊澌一勺者乎？今是吾無歸矣。從者諫曰：不可。夫以河視海，則大小懸殊也。以君視海，若則借之爲君。

也南面而制其封疆奴隸聽命焉何弗尊乎而甘
爲臣僕也且夫河之爲德也川澮宗之而成澤霖
雨過之而成潤飄風不能蕩其波蛟龍不能徙其
宅蓋與元氣並運而與天地同久者也今夫海不
擇小大不別清濁而來則受之鯤沫汪洋鯨波瀕
洞腥臭不可聞穢德彰矣而君柰何欲處之不聽
已而東海若與西海若鬪日尋干戈使天吳驅河
伯以爲先鋒河伯懼而不從海若大怒乃竄於赤
羽之山玄稿而死今魯國雖約固周公之裔而王
室之懿親也即有難不授一甲其威靈猶足以爲
海內而不何賴於齊夫齊無信之國也高
國用事政出多門矣而君欲恃以爲安臣恐君之
爲河伯也公弗從已而伐成不克居鄆鄆潰遂客
死於乾侯

楚申湏攻申韓之術以干楚惠王惠王說之寵以
左尹之位國事必咨焉四方之賓客至者非申湏
莫之通也王孫邛謂之曰子以爲濡需與意急孰
愈乎申湏曰何謂也王孫邛曰夫濡需者附豕而
生者也奎蹄曲隈乳間股脚擇䟽鬣而處之自以
爲廣宮大囿帖然安矣屠者一旦鼓臂利刀布草

操煙火而屬之須臾之間能無俱焦乎彼意怠之
爲鳥也引援而飛迫脅而棲踟踟秩秩而無能也
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食不敢先嘗而必取其
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二者子將
奚擇焉夫子之事主亦豕之濡需也而豐祿厚寵
亦子之曲隈疏鬣也竊恐屠者之操烟而睨其後
也亟去猶將及焉矧張三寸之舌而竊一國之柄
怨讟日叢道路側目禍其能免乎已而白公勝作
亂請惠王之選已也而申湏實其甚之首攻其宅殺
而尸之於市

吳太宰嚭好賄而不恤國事東門周說之以臣之
隣有依沃野而居者工樹藝以爲業隨其宜而布
之無隙地焉其收傭也課其勤惰而厚薄其直上
者五之其次三之其次倍之皆窳而敗群者弗蓄也
山林原隰之利是以獨先他農而性又節畜牲牲
充於牢而不食肉刀布盈於藏而不衣吊筐篋委
積而行不敢有輿馬富遂甲於國中隣人死其子
反之盡籠天下之珍異以充羞服而傭不傭弗復
問也其老傭告之曰某田當耨矣某林當爰矣盍
亟諸不聽旬日又告之曰荼蓼甚矣榛棘茂矣不

治後無及也。又不聽。朞月而又告之。隣之子大怒。以爲溷已也。扶而出之。他傭孰其如此也。乃賄其左右。日飽食以邀。又竊其穀粟。市膠肉而啖之。不足則又盜諸聚落。而獻其餘。隣之子大悅。聚落之人。歛門而白其狀。左右曰。是禦盜過嚴。盜不得逞也。而反誣之。奈何聽焉。歲收其田林之入。什而不及一。隣之子執計簿而詰之。左右曰。先人非能鬼將而神運也。用地力者竭矣。能無窮乎。隣之子卒不寤。家日益落。而傭之盜益甚。聚落之人不勝患。苦集而訴之。邑大夫。邑大夫稔聞其然也。收而繫

之於獄。隣之子被掠而死。今宰之所使治於四境者。皆隣之傭也。而帷幄之士。則皆隣之左右也。民弗堪矣。一旦苟有訴於王。能無被掠而死乎。既而越滅。吳越王以大宰。誣爲不忠也。誅之而歸。

唐明皇聞潼關之敗。懼而謀於群臣。楊國忠遂進幸蜀之計。李勉諫曰。不可。夫虎百獸之長也。在山則威。走而適墮。狸犬。狗而啣之矣。龍百蟲之長也。在澤則靈。蕩而失水。則螻蟻爲之制焉。城郭宮闕。固天子之山澤也。威靈於是乎出焉。而奈何欲去之。臣故西鄙之人也。栗氏。黨氏。則其豪族也。大業

之亂盜賊橫行而掠於四郊之聚遠近震恐黨氏聚而謀曰居亦死出亦死然孤死而正首丘不如居也且皮之不存毛將安傅不有家也能有身乎乃相與收積聚增垣墉必臧獲堦子弟具礮石利弩戟晝夜設警乘墉而守盡散其所藏以饗鬪客栗氏見而咲之曰此猶以毛觸焰速之燼也遂委其室於臧獲盡挈其妻子而去之既而盜果大至攻黨氏黨氏捍之者五晝夜子弟之死傷相繼也而鼓音不衰盜疑而舍之遂得全其家攻栗氏臧獲遂潰盜盡掠所有而焚其宮室臧獲拾其餘以

竄栗氏返而無所歸也皆行乞而死今陛下以天子之感非匹夫比也而城守宿衛之士非特子弟臧獲也堅壁而守出尺一之詔徵兵於四方其孰敢有不應者乎而輕棄宗廟社稷以爲天下先臣懼陛下之爲栗氏也帝感於國忠而不聽賊遂入城劫府庫焚官闕悉如勉之言徵祿山之內變肅宗之中興唐其復能國乎

隋煬帝飾詐矜能後諫自用群臣有進直言者貶斥相繼或至誅死高熲請問曰願有效於左右請先罪而後言乎抑言之而伏罪乎帝曰第言之類



原件短缺

曰臣聞魏武侯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退朝而有喜色吳起進曰亦嘗有以楚莊王之語聞於左右者乎武侯曰楚莊王之語何如吳起對曰楚莊王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退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問曰王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不穀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是以憂也仲虺之誥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群臣莫吾逮吾國幾於亡乎是以憂也楚莊王之所憂而君以爲喜武侯遂巡再拜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今陛下謀事未必當智未必勝群臣而誅逐

客有薦士於相國者相國曰諾吾將求之暮年而不用客復見相國曰某誠賢士也公許求之矣暮年而不用豈以任者非其人耶相國曰天子不以僕爲不肖俾秉國鈞四方之士近者望其顏色而遠者熟其姓名其治行表著者吾旌之操履章聞者吾達之然未有以某言於僕者也語云馬服知驥劍斫知鋼僕是以慎之客曰昔曹相國之相齊也有隱士東郭先生梁石君者或謂匱生曰天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賢也隱於深山終不詘身下志以求仕者也吾聞先生得謁曹相國願先生爲

之先。匱生曰：愚恐不及。敢不自効。於是乃見曹相國。曰：丘之里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終身不嫁者，其自爲娶則何取焉？相國曰：吾亦娶其終身不嫁者耳。匱生曰：齊有隱士東郭先生，梁石君世之賢士也。隱於深山，終不詘身下志以求仕。相國娶婦則欲其不嫁者矣。今取士也，獨不取其不仕者乎？於是曹相國因匱生東帛安車，迎東郭先生、梁石君而厚客之。今天下統豪俊多矣，而必欲一一以姓名通於相國，吾恐東郭先生之徒終不至也。夫驥罷益車，非無材力也；不遇伯樂，故也。蘭芷生於

干仞之怒，雖有馨香，不得聞焉。薦之雕楹，價可易馬矣。惟相國圖之。

楚懷王使屈原求令尹之材，三年而未有舉者，乃以讓原。原曰：楚國天下之雄也，令尹高位也，封土百里，車徒百乘，至厚富也。戟指垂涎而欲一染王之鼎者，豈直一人哉！然而未有至者，其故可知也。鳥之麗毛，棘喙者，鳥畏之；魚之吻一刃，鬣者，魚畏之。人之辨言利口，皆人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武士之兵端，一避也；文人之筆端，一避也；說夫之舌端，一避也。今王之庭，其爲棘喙刀鬣也，多矣。呼吸

之聞錫鑊行焉孰肯以頸嘗之乎

王莽建國之後訛言繁興災變頻作河決魏郡瀕河蝗生春雨雪而竹柏枯夏隕霜而殺少木大風拔樹黃霧四塞諸妖異之物不可勝紀夷狄怨畔攻剽內地群盜如琅邪呂母臨淮瓜田儀之屬四方並起莽乃召故大司馬孔永而問之曰子受天明命以有方夏深惟萬幾之多艱與群生之不易並建材賢以匡王室即位三日而封公者十一沛卿大夫侍中尚書者凡數百人既而從夏商九州五等之制封諸侯一國十有八百附城之數亦如

之以褒顯仁賢章明黜陟同好惡而安元元謂朕幾於治古矣乃者天慶未臻而亂氓且逞豈用賢不足爲治若此乎孔永扣頭對曰昔晉平公游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共此也船人盍胥跪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夫珠出於南海玉出於崑山無足而至者由主君之好也士有足而不至是主君未之好耳何患乎無士耶平公曰吾食客門左下人門右千人朝食不足夕收市賦夕食不足朝收市賦吾何爲不好士乎盍胥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一把飛

不爲加高。損一把飛，不爲加下。今君之食客，門左門右各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矣。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耶。嘗聞之堯，用四岳，舜用五人，武用十人，而天下大治。今陛下之封爵，蓋不啻百倍矣。然而政龐而令紊，民生日棘，而天怒日甚者，則以所用非其人故也。使賣餅爲人之徒，得廁其中，又安足以爲鴻鵠腹背之毛乎。

晉獻公立，以武公得國之日淺，患故晉之群公子，盡殺之。乃起兵伐驪戎，滅霍，滅絳，滅耿。已又使太子申生伐東山，已又滅虢，滅虞，威震諸侯。荀息見

公曰：晉其安平乎？荀息曰：以臣觀之，猶累卵也。公曰：然則寡人之威，猶有不懾者乎？荀息曰：懾，未可以爲安也。臣聞之國有三威，亦有二效。君之之乎？謹法制，修禮樂，明舉措，溥愛利，使百姓親之，如父母而畏之，如神明，賞不用而民勸，罰不加而民威，此所謂道德之威也。嚴其厲，禁信其誅，殺其瘡，惡也。猛其刺，過也。繁使民順之，則生，逆之則死，如雷霆之震，如烈火之燎，此所謂暴察之威也。刑以喜怒，不以是非，誅以好惡，不以枉直，箴天之經，友人之理，憂愁而忠諫者，奴僇之窘，棘而出亡者。

族滅之此所謂狂妄之威也夫道德之威強衆之
基也暴察之威危弱之本也狂妄之威滅十之階
也名同而吉凶之効遠矣今君五戒諸侯四隣震
蕩而駢僂諸公子唐叔之裔十不存一二矣太子
伏劍於新城二孽竄身於梁翟而君猶未之悔也
此三威者君何得焉獻公默然其後遂有奚齊卓
子之禍晉國亂者數世

執政有位三公者貨賄山積金玉成丘乃大治宮
室奪民之廩以益臺榭毀墳墓以爲陂池怨口滿
國所知或說之曰公以爲司城子罕何知人也曰

古之賢人也曰然則公何不思齊之乎曰幸哉
則可曰聞荆有士尹池者使於宋司城子罕止而
觴之南家之墻擁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潦經其宮
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
爲靴者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爲靴已食三世
矣今徙是宋邦之求靴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
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爲是故吾不徙西家高吾
家卑潦之經吾宮也利爲是故不禁也今民之廩
非若南家之墻也而其墳墓又遠非若潦之經於
宮也柰何奪而毀之諺曰無壞人屋世受其譴無

發人墓世受其詛縱不能恤而衆怒是犯無乃不可乎

語曰忠臣不私私臣不忠故人臣之惡莫大於樹黨而其速禍也亦莫大於樹黨古今炯戒蓋足徵焉昔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爲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語之故遂殺子南于朝而環觀起于四竟棄疾自縊而死復使遠子馮爲令尹有寵於遠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

而退從之入於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遠子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今夫微寵擅權竊持政柄植私門之桃李而網四方之苞苴豈惟多寵而已哉方且侈而張之蓋未有以申叔之言相告者也

執政有惡後言者所私欲讒其人則曰某於公豈
有省然乎其言云云如其宣也將不利於公竊爲
公惡之蓋早圖焉執政不俟其言之終也勃然而
怒遽以事媒其孽而屏之甚者加以大僂壬佞稔
其所爲也投其間而日構不已中外側目焉客有
親愛者款曲而說之曰公亦聞子產之語然明乎
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
何如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
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
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

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
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導不如吾聞而藥之
也然明日箴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
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惟二三臣是
以子產之政天下稱賢焉今夫醯能聚蛆而腥乃
集蠅恒人之患也惡石今生而美疾滋毒禍福之
分也當國秉鈞誰能無過人有言也招之弗得而
况罪之乎願明公加察焉執政聞之大悟乃不聽
說

或問於石濱子曰人之惡孰爲大曰懷諫爲大曰

人之禍孰爲先曰悞諫爲先曰何以明其然也曰
昔郭君出亡謂其御者曰吾渴欲飲御者進清酒
曰吾饑欲食御者進乾脯梁糗曰何備也御者曰
臣儲之久矣爲君之出亡而道饑渴也曰子知吾
且亡乎何不以諫也御者曰君喜道諛而惡至言
臣欲進諫恐先郭亡是以不諫也陳轅頤爲司徒
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爲己大器國人逐之出
奔濟饑渴其族轅頤進稱醴梁糗暇脯焉喜曰何
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諫曰懼先行也由
是觀之二氏之悞諫一也而其失國亡家亦一也

向使御者與族人之言得入豈無有以彌縫其闕
而固其宗祊乎不是迪也而淫回昏濫以盈其欲
其未亡也自謂無所得亡也而惟石言之爲忌則
孰肯投其所惡以速戾下厥躬乎鄒孟氏曰不仁
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亡者自
古以來以是而殄世者多矣豈惟郭公與頤哉

芝園外集卷之二

說林三

政治林

楚莊王問於孫叔敖曰

對曰臣之

里有須無氏者故大豪也昔年甲一荆襄雖昭屈

景之族莫加焉其父死左右謂其子之不聰也欲

竊家政而為奸利給之曰主人之家信美矣然臣

竊有憂焉灌木之大也衆鳥積糞而敗之堤之厚

也蟻穴得而潰焉何者患常自外至也今之食客

談士皆衆鳥與蟻也一入其謁即攬構交作潰而

敗之者至矣。蓋畜獒犬以扞之門，置犬焉十百為群，即食客談士，欲售其陰謀，無由得至於吾前。則主人之家安於磐石矣。主人聽焉左右，乃盡專家政而盜其貲，又縱其徒虐于里中之人，親黨有欲進忠言者，里中之人欲訴，竟者足將及門，獒犬即齧而逐之，卒不得通。已而家日廢落，里人謂其主縱徒以為厲也，掠而殺之。今之諸侯皆須無氏之子也，非有觸邪之獸，指佞之草，而所畜者皆扞門之獒犬也，以是求治其

上告如犬治楚國也

則亦無為須無氏而已矣。

今狐嬰為蜀都太守，患民之弗率也，懸之厲禁，其刑誅捕吏日攫于鄉民，跖足側目，踐園棘者相屬也。而姦愈不治，謗書盈于市門，剽竊徧于四境。嬰謂法之弗棘也，乃益務猜苛，求虎吏以為爪牙。玄瀆先生踵門而告曰：夫水之深也，魚鱉生焉；若激而躍之，則鱗介之族無弗駭矣。山之茂也，鳥獸歸焉；若翦其樛翳，張之直算，則羽毛之族無弗駭矣。惡其弗靜也，而施毒設阱，日求而不已也。彼有引類而去耳，寧能坐而就死乎？不惟是也。鳥窮則啄獸窮則攫，將奮鼉虎狼皆為患矣。夫民之智力

非特魚鱉禽獸也。而善政善教則其山與澤也。故示之以好惡而民不爭。導之以禮坊而民不越。其猶未也。則隨其情而輕重法之。其孰有不率者乎。孰與絞絞棘棘如捕狸。君鼠之為哉。且子不聞晉國之故乎。晉君患國之多盜也。使却雍司盜。察眉睫之間而得其情。千百無遺一焉。盜遂患雍而殺之。盜卒不止。繼用趙文子之言。使隨會知政。而辟盜奔秦。豈非用法之炯鑿哉。嬰曰。嬰不佞。不能和其民人。以為先生憂。敬聞命矣。請得而改圖焉。

閻東丈人問於壺丘先生曰。今之牧其諸異乎。昔

之牧與何。昔之民安而今不安也。先生曰。非有他也。牧牛者以牛牧牛。牛乃得肥焉。牧羊者以羊牧羊。羊乃得澤焉。夫牧民者亦若是而已矣。是故順其欲惡。恤其害災。課其樹藝。均其賦歛。節其力役。省其追呼。修其禮教。平其訟爭。一不幸有水旱之變。則捐倉廩以賑之。此所謂以民教民者也。昔之入行之矣。突未黔也。而萌倖進之圖。席方煖也。而肆苞苴之欲。廣結納以求援。巧逢迎以媚上。把陰事以漁貲。舞文法以掠譽。不利於身。雖誘之。龔魯不為也。苟有利焉。蒼鷹乳虎。猶將甘之。此所謂拂

民從欲者也。今之人行之矣。民安不安。此其繇也。昔齊有閭丘先生者。見於宣王。賜之田。不租。不拜。賜之。無徭役。不拜。曰。此非人臣所敢望也。願大王選良富家子。有修行者。以為吏。平其法度。如此。臣少可以得壽焉。春秋。冬夏振之。以時。無煩擾百姓。如是。臣可少得以富焉。願大王出令。令少者敬長。長者敬老。如是。臣可少得以貴焉。今大王幸賜臣田。不租。然則倉廩將虛也。賜臣無徭役。然則官府無使焉。此固非人臣之所敢望也。此以民牧民之說也。於乎。司牧者。其敬念之哉。

漢武帝窮奢極慾。賦役繁興。民不堪命。汲黯諫曰。臣聞先王之為政也。上順天時。中因地利。下遂民心。是以國祚得長焉。反是。必危。是故有一熟之田。有再熟之田。一熟之田。而再種之。必不可得收矣。再熟之田。而三種之。亦不可得收矣。何者。地力已竭也。有一年之樹。有十年之樹。有百年之樹。一年之樹。五穀是也。十年之樹。果實是也。百年之樹。材木是也。若期材木於十年。必不可得材矣。期果實於一年。必不可得實矣。何者。時未至也。今神仙封禪。土木甲兵之役。無日無之。自公卿以至庶民。無

弗征也自舟車以至間架屠酤無弗稅也是竭地力而課之易歲月而取之其能濟乎臣之里有東園氏者好養猴猴日衆而無以為食也盡搜山林之橡栗猶不足以給之或曰曷不為去猴之得計也又有西封氏者好養鶴鶴日衆而無以為食也盡徵川澤之蟲魚猶不足以給之或曰曷不為去鶴之得計也人以為忠言今陛下之宮庭以至於國都詭名而冗食者奚啻千萬其為鶴與猴也甚矣柰何不亟去之乎

天寶中汝鄧之間多盜都監進有司而詰之曰是五服之土中也風雨於是乎交焉文物於是乎會焉王畿渙號先是焉宣是四方所視以為治亂者也若之何其多盜也在昔叔季之世威靈不振官失其御而民有回心盜由是逞今太平全盛之時天子公卿方日修禮樂之事追跡三代之隆而萑蒿之徒橫行於都市持挺刃而奪之貨遠近聞者莫不駭慄其謂之何且卿非王之命吏乎弭盜安民非異人任而泄泄若是司寇之法而行將何所逃俛矣有司對曰微公言亦知無所逃罪然此亦有說焉昔康子患盜仲尼教以不欲子產為政甞

國之偷屏跡何者清其本也是故鐘鼓成肆干戚成舞雖禹不能禁民之觀臺榭連雲閭媿耀日雖周公不能止下之淫何者失其坊也是故惟禮可以已亂先王之制也井邑丘甸有常制焉咸則三壤有常賦焉而又為之冕弁衣服之制宮室輿馬之數妃匹嬪御之等燕享賓祭之規皆所以坊之也上不剝下下不僭上百官四民各安其分而足其欲若是盜安從生今天下之俗侈矣雕文刻鏤患其不工也錦繡纂組患其不麗也爭相炫耀以為高而官以賄遷罪以貨免泰阿之柄久假而歸

歸四方文武大小之吏莫不輦輪金帛而納之權貴之門充牣已踰在歲矣此非神運鬼輸也蓋皆剝民之脂膏以盈其欲耳男子疾耕不足於食女子力作不足於衣常致其苦而嚴聽其獄痛誅其罪欲其無益其將能乎

楚莊王使司馬子期為令尹甚急而不治王讓之曰昔我先王之啓土也介在蠻夷賴若教蚡冒世世剪剔以有今日寡人不敢康齊晉不道恃其強力而茂葉寡人數尋干戈於境東諸侯亦莫不包藏禍心伺隙而加諸我寡人不敢不力謂子大夫

社稷之衛也而煩以弔肱寡人實藉庇焉今暮年而不治是謂寡人不足與共政也寡人願聞過矣子期頓首曰臣誠死罪臣誠死罪然王自視與周之成康何如也曰不如又自視與堯何如也曰愈不幾矣子期曰成康周之令主也保釐東郊既命之平公又命之君陳命之康叔以賢繼賢責効於數十年之間寧以旦夕課功哉堯大聖也洪水滔天下民胥為魚鱉其患不已亟乎而其使鯀治水也九載績用弗成然後從而殛之堯非以昏墊之患為可徐徐而拯之也亦非知鯀之必無成功而

姑試之也以為責之貴專而任之貴久其道固是耳今王之賢聖非若堯與成康也臣雖無鯀之惡亦必不能勝畢公君陳也王柰何責之亟乎臣誠不足以供使令請從此辭矣王曰寡人誤矣自今四封之內宮門之外惟子大夫之命寡人不敢干越三年楚國大治諸侯之兵不敢復窺其境漢宣帝以龔遂為渤海太守遂見上言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使守劇郡竊懼不勝負荷以為君憂臣敢不竭狗馬之力以報然願有請也國之置守以為民乎抑為上官乎帝曰亦為民耳曰然則上官

所賢而民以為不賢民之所賢而上官以為不賢
將何從而可帝曰何謂也曰有守一人焉其趨竭
極恭其薦饋極腆其逢迎極密纓綬之徒亦口贊
譽以為神明苟可以希意旨而取聲稱則鍛鍊無
罪而納之圜棘血流都市膏靡比肩而立而一不
以為意方且咋人膚髓而飽其胃腸是冠爪牙而
使之牧也此上官之所賢而百姓不以為賢者也
有守一人焉其好惡必端其取舍必審其刑罰必
慎其役斂必均極寬察察惕若朝夕化理所繇畢
勤而效之底于義也雖窳邳當道而石心不移

不當於義則惕然中熱赧然頹汗不利民以私
不佞色以取容此百姓之所必賢而上官不以為
賢者也然上官而賢之也則違之宰相而賢達之
天子而賢其有不遷陟者鮮矣百姓而賢之也則
都監未必得聞况於宰相之府乎又况天子之庭
乎其有不擯斥者亦鮮矣諺曰魚競于餌鳥惕于
羅夫榮祿者人之餌也而喪敗者亦人之羅也此
人之所為趨避也不以餌誘不以羅忤臣之志也
然臣恐陛下之不察也此臣之所為懼也帝曰朕
知之矣卿第徃行其所志而已矣朕所不信卿者

有如日遂乃至郡力行教化勸課農桑盜賊屏跡
治平為天下第一

漢明帝厲精圖治自宰輔以下無不數易焉曹褒
諫曰臣聞為治猶作室也家之作室也鳩材礱石
埽埴埏陶聚良工而構之累歲得成焉加以塗墍
飾以丹雘室煥然美矣一旦疑楹之蠹也而易之
杙桷采椽靡不動搖焉然楹實不蠹而易之者則
善蠹之木也未幾而又易之則衆楹皆動矣又未
幾而易之膠合益踈湊薄不密棟其能獨固乎即
有塗墍丹雘室不得全美矣今夫國家之用人也

大者其棟也其次則衆楹也其次則杙桷采椽也
小蠹之不忍而數易之庸將異乎且夫木之材也
植之巖壑滋之雨露震之以風霜積之以歲月多
者數百年其次亦數十年而後成楹棟之用若輕
廢置之則木之中材者不若是數數也後來者必
不幾矣矧有愈乎臣又喻之家之有長也亦必信
其子弟任其童僕以分幹百役若朝夕怒而更之
胥將巧幻以文其不及而外人莫不有易心其何
家之能為惟陛下審察之

唐韓休言於明皇曰馬之能百里也使之五百里

驚邊鄙繹騷長驅深入則百郡徵發之士曾不足
以當蹂躪白骨山積膏塗野草畜牧資盜糧而丁
壯為奴虜則偷存喘息亦廩廩几上之肉耳盍與
若捐墳墓奪親戚而遂窺於荆粵之間庶幾或者
得全一旦之命乎上谷之士曰姑待之今者官府
憂民之急矣吾見朱旄之使持符檄而徼巡於亭
障者踵相筍也患其有靖乎晉鄙之人曰不然子
不聞吳人之說符乎吳有黃冠者自稱茅山道上
賣符於吳市鄉之人有患蚊者入市而買燠蚊之
藥道士見而招之曰以藥不如以符也持吾符歸

而設之壁間蚊即息矣數與以藥燠之朦朦騰騰
氤氳於房闥之中而其不可解者乎鄉之人喜而
聽命符行而蚊弗息謂道士之謀已也往得而執
焉將毆之道士曰姑止吾與若從而察焉至則書
符咒水而誦曰符是也符是也符是也符是也
也鄉之人恠而謂道士之謀已也往得而執焉
此之不施而徒責之者其可得乎此其罪不在我
矣今夫高城深塹百雉千雉之選將練兵儲侍克
積使險阻足以而禦虜之道也此

之不為而... 空文號令也則雖檄使交於道亦何異於... 符節蚊者哉

唐肅宗... 曰今... 下弊矣上下交驚於利日

可復障也將何道以制之

矣雕文刻... 非益於居室

編纂組非益於衣服也而

貝之麗膳羞窮陸海之

費十而今之

則何以止之曰

焉曰

矣國用將不堪將若之何晏子曰王惟無好紫也

則不禁而自賤矣王乃朝而去紫曰吾惡其臭也

國人遂不服紫是故後宮衣不曳地露臺惜百金

之費文帝之所以治漢也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季

文子之所以治魯也是故止貪莫如禁奢禁奢莫

如自君相始誠能不作無益害有益則奇技淫巧

不復至矣誠能不貴異物賤用物則遠近珍恠不

復至矣時乃陳之軌物立之表極以風示四方莫

不從風而靡又何貪之足患乎

楚羊豐尹於樊城問政於令尹孫叔敖孫叔敖曰

政在順民而已矣羊豐曰吾聞上制命為義下從命為順而曰順民以為政乎孫叔敖曰子不聞梁鵞之養虎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碎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順之則喜逆之則怒凡有血氣者之性也今夫民亦虎也制之而已矣能保其無怒乎羊豐如教而往邑則大治

梁武帝溺佛怠棄萬機邊將使使奏事謁者求賄三月而不通遼左之戍請餉曰所須幾何曰三十

萬緡曰若是其多乎卒不許諸浮屠欲取貨也而給帝以祝釐曰非大齋供不可問其費曰須七百萬緡曰何少也勅右戒亟與之諸浮屠宮闕服食侈於帝居衣綺縠文一啣而乘軒結駟者道相屬也侯景作難州郡告急帝不與兵曰佛在何能為乎景兵日逼流丹積白始遣使徵發遠近莫應曰佛可使也以三十萬緡餉戍而不許以七百萬緡祝釐而為之柰何合其所養而用其所不養乎檄如羽馳兵卒不集景遂入樞宮闕逼帝遷於臺城餓而死

此使鶴意同
高語地

世謂制肘

石濱子曰十羊九牧則牧者勞而羊必不可得肥也一錦衆製則製者勞而錦必不可得美也此言為政之患於擾也故一心可以御百體而百心不可以御一體其在人則然而况於政乎昔宓子賤之為單父也請借善書者二人使書憲教魯君子之至單父而書也子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而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恐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而單父之心下之從政者多矣豈無子賤之志者乎

不能為魯君之聽何也

蜀之西鄙邊戍光頭狃格林居而裸處爪齒相噬元偶長幼無別也或獻議於執政曰是兵之不能威而法之不能禁者也蓋教諸立之學校聚其子弟而誨以先生禮義之訓日濡而月染使耳目遷化而不知庶其有濟乎執政曰是何益哉先王之制五服也其遠者曰要服謂要而約之也又其遠者曰荒服謂荒而弗治也此非獨今時外之也先王亦外之矣非獨先王外之也雖天地亦外之矣荼不可以為葍鷓不可以為鳳鳴何獨至於人而疑

之乎今有取獲狙而馴之者，斟水負薪，蹈舞應節，皆能之矣。一旦衣以周公之服，而肆諸俎豆之間，彼必決齧挽裂，盡去而後慙。即撻笞弗能禁之矣。戎也而教之以禮義，是獲狙而衣以周公之服也。能無決裂而走乎？故曰：修其教，不易其俗。謂因其習而導之者也。

公孫大夫問於玄澤先生曰：今天下弊矣，間又有甚者焉。狐鼠之恠，白晝肆行；鬼蜮之奸，遇物則螫。此其小者也。萑蒲聚黨，剽掠通衢；犬豕豺狼，脯人之肝而飲其血。此尚其小者也。鳥獸相夷，而父子

性滅矣。牝牡潰亂，而夫婦之道苦。而兄弟之倫喪矣。狎信爭噬，而朋友司惡其然也。言蔽擊衝，接踵就斃。而

豈今之不嚴而刑之不亟乎？抑民之無憚於死，玄澤先生曰：胡然哉！古有言：水行者表深，使人無陷。治喪者表亂，使人無失禮者其表也。先王以禮表天下之亂，今廢禮者，去表也。故民迷惑而陷，禍患此刑罰之所以繁也。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車登焉，何則？陵遲故也。數仞之墻而民不踰也，百仞之山，童豎焉而遊之，陵遲故

也。今夫世之陵非一久矣。蓋亦亟極其表乎。舍之
不圖而謂以刑罰而已矣。也。則李斯且優於治秦
而裴植不難於安隋矣。又何先王禮坊之貴哉。
巴與江隣。巴之令以嚴治。亦治。江之令以寬治。亦
治。既其去也。江民思而巴民則弗思也。或曰。吾見
巴令之治。巴也。聽斷必精。期會必信。聽發纖苛。靡
有隱伏。吏縮縮焉。奉於法。民繩繩焉。束於程。是精
明之政也。江令之治。江津也。獄有宿囚。民有逋賦。
出則騶御。不飭入則邊幅不修。民以事造庭。輒問
桑麻稼穡。與長幼疾苦。尋撫而勞之。爭訟與能

以之欲是寬柔之政也。劣於巴矣。何一思而一
思也。壺峯先生曰。子知孔子之論御乎。顏無父
之御也。其上也。馬如知愛也。顏淪之御也。其次也。
馬如知敬也。至於顏夷而衰矣。馬如知畏也。故通
於御馬之道。則通於御民之道矣。今天下之困極
矣。如其務鈎稽而急操切。如束濕者也。民將不得
屈伸。又何賴而思乎。

豺狼之賊物。易知也。而鬼蜮之賊物。不易知也。螟
蟻之害稼。易知也。而稂莠之害稼。不易知也。兵刃
之殺人。易知也。而政事之殺人。不易知也。是故暴

如商鞅者殺人。偏如安石者殺人。急如東薪者殺人。緩如弱水者殺人。察如燭淵者殺人。苛如聚蠟者殺人。布令不信者殺人。操法不審者殺人。圖患不遠者殺人。

東里恤積貲千萬。性務纖嗇。不治垣屋而死。其子鄙之。遽大治宮室。今日為我室者。工無專長。藝無專業。苟成吾事。必饋之厚。直鄉之人。烏合而趨之。家之老諫曰。不可。夫工必有長。而後程度得度焉。藝必有專。而後肯綮得中焉。今而反之。室不可成也。即成敗不旋踵矣。不聽。於是群工爭售其能。日

闕如市。而木石朽墁。黝堊丹雘之軌。無專執也。惟其利而趨之。比其合也。或榱短而椽長。或楹曲而枅直。或枅大而梁小。斲方而入。負束椽以為柱。齟齬而相戾者十而八九也。隨時而遷就焉。室倖而成。設以朽墁澤之。丹漆煥如也。東里恤之子讓其老曰。若誠耄乎。抑諸廷我也。聽若言。幾廢吾事。今如何矣。乃盛張酒食。召親賓而落之。無何。天大雷。電以風。屋瓦震激。四壁飄搖如蒿棘也。主人懼而出。奔踣而傷其足。頃臯垣崩。而棟圯。居者壓焉。乃大慟曰。奈何。不用家老之言。而自斃。若是乎。石瀆

子曰為政與台室一也部制監監制藩臬藩臬制郡郡制州縣此猶工之有長也六官之事不相侵也藩職賦臬職憲郡職綱州縣職目錢穀水利馬政刑名各有分職此猶藝之有專也如上下相侵彼此交紊而欲不為東里氏之室也其可得乎唐明皇幸蜀與左右論致亂之由高力士前曰臣聞中山之人好養猫其一惟捕鼠而不捕鷄其一能捕鼠亦能捕鷄其一不捕鼠而捕鷄其一不能捕鼠亦不捕鷄則將奚畜焉曰亦畜其能捕鼠者耳又曰太原之人好畜狗其一惟吠盜而不吠客

其一惟吠客而不吠盜其一能吠盜亦能吠客其一不能吠盜亦不能吠客則將奚畜焉曰亦畜其能吠盜者耳曰然則陛下之用人異於畜犬與猫矣韓休張九齡是能捕鼠與吠盜者也而擯棄不用李林甫楊國忠是捕鷄與吠客者也乃使秉國之鈞而倚以為心腹股肱欲天下之無亂惡可得乎帝曰然則遂亡乎曰陛下有存國之言二殆猶有賴焉方乘輿之出也留內藏以資寇曰恐其掠於民間也禁斷橋以濟衆曰恐其及於寇也顛沛之時而不忘仁民之念天若有靈其忍唐社之遽

屋乎。

石澆子曰：有有惠之惠，有無惠之惠，有用仁之仁，有忘仁之仁，有惠之惠，與用仁之仁，易知也；無惠之惠，與忘仁之仁，難知也。子產取人者，也未及為政也；管仲為政者，也未及修禮也。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其禹稷周孔之謂乎？夫民飢而食焉，寒而衣焉，居而相養焉，出而相事焉，不及而教焉，弗率而令焉，暴而刑焉，亂而兵焉，以為是固然矣。孰知禹稷周孔為之耶？故田疇龜拆，人知桔槔之功而忘江河之為潤也；震風暴雨，人

知榑木之庇而忘大厦之憊懔也；虐政賊民，人知救時之功而忘聖人之邛邛也。斯二子與四聖之謂乎。

石澆子曰：至治吾不得而見矣，得見循吏者，斯可矣。清也，慎也，勤也，是循吏之所操也。曰：何如能行此三者乎？曰：財之於人也，猶臙之於物也。一汙而不可滌者也。况我取一也，則下取百矣；我取十也，則下取千矣。故我以之適口也，而民以之浚血也；我以之華體也，而民以之剥膚也；我以之充橐也，而民以之券田廬也；我以之納交也，而民以之鬻

妻子也。以此思清，清其有不至乎？奕之決勝也，必審於舉棋也。不然則負，御之致遠也，必謹於執轡也。不然則敗，故一出令之謀也，則蹶鑿之弊生矣。一聽言之誤也，則壅蔽之奸作矣。一用人之誤也，則狐鼠之妖興矣。一役歛之誤也，則勞止之怨生矣。一聽斷之誤也，則勸懲之道塞矣。一重辟之誤也，則寬憤之災應矣。以此思慎，慎其有不至乎？川之渡也，不必踰時也，而渡者爭先焉。門之出也，不必踰時也，而出者爭先焉。人之情也，故一人之逸，十百人之勞也。一人之勞，十百人之逸也。我之欲

寢也，曰得無有立而待命者乎？我之欲休也，曰得無有跂而望歸者乎？案牘之留也，曰吏得無緣以為奸乎？獄訟之積也，曰得無有苦於徃行者乎？以此思勤，勤其有不至乎？能行此三者，則覆露之澤日敷，而瘰癧之痒可釋。其於古之循吏也，殆庶幾乎。

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人謂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

平心氣而百官理任其數而已。巫馬期則不然乎。勞力教詔雖治猶未至也。石漬子曰：人有言曰：離朱之明，察箴末於百步之外，而不能見淵中之魚。師曠之聰，合八風之調，而不能聽十里之外。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也。修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則六合不足均也。是故禹之決漬也，因水以為師，神農之播田也，因苗以為教。此子賤與巫馬期之說也。

芝園外集卷二終

芝園外集卷之四

說林四

議論林

勾章之墟有三人焉，生同里也，少同學也，長而有四方之志，謀所以行之者，閭無胥曰：吾聞之上善若水，吾其水乎？內蘊其明，外用其晦，物則下之物，則潤之，鷗鳧過之而不喜，蛟蜃游之而不驚，行東而東行，西而西行，方而方行，負而負周流而不滯，履坎而若夷，其斯以為順乎？黃平生曰：吾其為土乎？涵之而甘泉出焉，藝之而五穀蕃焉，生則利焉。

死則藏焉百物於是乎育寶藏於是乎與其樹也
若故其取也若寄功多而不言博施而不懈遜事
而代之終也其斯以爲仁乎公孫瑕曰火其可乎
噓之而電灼焉鼓之而霆擊焉人望之則避觸之
則焦無相狎也順則比之附之逆則傾之覆之遇
物則決無留情焉孰與頽頽汨汨長爲萬物下者
乎或以問於南丘子曰茲三子者之言何如南丘
子曰問無胥守順者也可以保國黃平生成物者
也可以相天下公孫瑕尚人者也難乎免於人之
世矣

楚人行市而攫金市伯繫之以詣縣令縣令怒
鞭之召監史問曰白晝而攫於都市罪若何監史
對曰法當黥今日若是其輕乎此不軌之徒也必
寘之死監史曰法不可以死也今楚國之盜多矣
豈惟夫哉關通左右刺探陰事而脇取其貨諸
徠犬遇物則噬之此廛市之盜也操持長短變幻
簿書陰竊公帑而漁獵民貨可入而不可出此官
府之盜也網利以媚人樹黨以釣譽貨若川流而
毒如蝟積民怨而不卹干國之紀而上莫之問此
百官之盜也諛諛比肩佞幸爲市喜則加諸膝怒

則墜諸淵賄之入也。蜚廉爲日奭交之疎也。隨夷爲蹠僑賞罰無章而綱紀日斁。如蟾蜍之蝕月而螟螣之敗苗。此王廷之盜也。是之弗問而規規於攫金之夫。真猶舍豺狼而捕狐狸。養梟鏡而驅蚊蚋也。豈三尺之平哉。縣令不能奪乃黥攫金者而遣之。

客謂張祿先生曰。君廁中之竄鬼也。折脇搯齒膚體不能自完。卷箒而飲溺。不知其幾矣。一說而幸秦王裂地封侯。而佩相國之印。計不下席。謀不出廟堂。坐制諸侯。而功極於天下。何前拙而後伸。若

此乎。張祿先生曰。若何見之晚也。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湛盧干將。天下之利器也。陸剝犀象。水斷蛟鯨。使之與管。豪決皆出昧。其便必不能勝管。豪也。黃戎齧膝。天下之駿馬也。使之與狸。馳試於金竈之間。其便必不能勝狸。馳也。神鵠大鵬。一舉而千萬里。使之與燕。伏翼試之堂廡之下。櫨棟之間。其捷必不能勝燕。伏翼也。夫懷竒抱智之士。非少產也。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自古及今。先困危而後隆顯者多矣。豈獨一睢哉。

唐黎眉先生問於陽周子曰。昔成周之曷域較之

今不過十之二三耳然成周之世養千八百國之君胥以殷羨大夫世祿則王公比肩故齊之晏子惠及三族魯之季氏富擬周公民間泉布肆流而都鄙粟庾皆滿未聞其以急告也今輿圖介乎不毛編萌及於卉服廣大莫加焉而天下一統又非有千八百之君也然而帑藏空虛儲備匱竭一有徵發芻輓不繼而百姓嗷嗷莫必其命此其故何也將天地之產有豐嗇乎抑人力勤惰為之也陽周子曰不然子不聞西叢氏之養蜂乎蜂之族有二一曰黃蜂采百木之英擷眾卉之秀露晞而出

日暝而入終日營營以為蜜課其所食必有餘蓄焉一曰烏蜂但哆口食蜜而不能為蜜故西叢氏之先也廬置守焉視其生息而慎其出入戶之將墜也計課而別族必盡逐其烏蜂其伏者熏而出之無使遺育所留者皆黃蜂也皆終日營營以為蜜者也故族日繁而課日息遂雄貨於一國今其子孫否矣廬不置守戶不別族生息不視出入不慎知烏蜂之耗蜜而不去也始也十之一二繼以五六今則八九矣雖黃蜂日日而營之夜夜而息之其餘有幾若是欲其不貧不可得也昔先王之

世也。井有常田，宅有恒桑。不畊則不食，不織則不衣。而又節其用度，恣其侵侔。是西叢氏之先，蓄養黃蜂者也。今者不畊而食，不織而衣。庶人帝飾，倡優后服，靡然成風矣。而巨奸之漁獵，墨吏之誅求者，比比而是。其為烏蜂也，可勝逐乎？若之何欲其無貧也？明皇聞之，乃下節儉之令，汰冗食之員。石瀆子曰：瓠所以濟溺也，然而以之載物，則沉藥所以攻疾也，然而以之養生，則死。是故管仲、晏子之權謀，用之於定霸，足矣。而終不可以圖王。張湯、趙禹之文法，用之於摘奸，幾矣。而終不可以厝理。

石瀆子曰：物之貴賤在人，而人之貴賤在物。

子之告曾子曰：今夫車輪山之直木。

其圓中規，雖有槁暴，不復贏矣。故君子

氏之璧，井里之棄也。良工修之，則為存。

君子慎所修，今夫蘭本三年而成，湛之苦

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糜醢，而價匹馬矣。非

美也。所蕩然也。願子之必求所湛也。嬰聞之，

居必擇居，游必就士，所以辟患也。汨常移質，

移性不可不慎也。此貴賤在己之說也。

伊留與奚斯同巷而居，伊留富有千頃，積粟萬石。

文綺充棟金貝。立秦晉楚蜀之貨日相屠也。受斯斬剝為室席門而。之易衣而出併日而食與其妻繼屨以自活施施如也伊留見而憐之呼與語曰自祖父以來與子隣者三世矣其苦戚休寧當異焉不肖賴天之靈幸有升斗之儲以糊其口而子乃羸然不任心竊而焉吾子不棄鄙人外而困庾內而突歲惟所欲之矣倘以粗惡得供朝夕之缺則鄙人死而不憾乎奚斯再拜謝曰公厚甚然非小人之分也夫富者安於富亦足貧者安於貧亦足小人之貧也性所安也故華門之

餘休焉。裋褐之服有餘溫焉。脫粟之飯有餘飽。何以子為哉。昔晉楚不推餘於邪。莒蒯隸不丐羨於王公。其分定也。吾聞之。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今願與子各為鳧鶴而已矣。何以子為哉。

螳似蛇。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骸見蠋則毛起。然婦人拾蠶而漁者。握螳曾不為意。利之所在。皆為貴育矣。今夫穢人之所甚惡也。夢穢者得財。而人之於賄也。兢兢焉。棺人之所甚忌也。夢棺者得官。而人之於官也。兢兢焉。皆拾蠶與握螳之類也。彼濱

死而知蓄財之禍臨刑而思牽犬之樂何及哉
味之美者洞庭之鱖東海之鮪和之美者陽滌之
鱸招搖之桂衣之美者吳之織羅蜀之文錦色之
美者鄭之間娵衛之曼姬珍玩之美者南粵之珠
貝交州之犀象士之美者仁義之鴻儒道德之王
佐故苟可以飽雖無異味無害於其口苟可以溫
雖無麗服無害於其體苟可以娛雖無艷色珍玩
無害於其目惟道德仁義之人不至則百蠹交作
四體不寧而國之危如累卵矣是故秦帝之阿房
不如堯之土階齊景之美服不如禹之惡衣齊桓

公以管仲則治而以易牙則亂唐明皇以姚崇宋
璟則治而以李林甫楊國忠則亂

石樛先生隱於少室之竇幾藿不充破裳不續駮
體灰面踞石而歌商樵者過之息肩而聽之曰若
是其困乎夫人有手足以養體也吾朝而出樵日
中而得飽焉日中而樵夕而得飽焉夫子之手足
無恙也柰之何弗勤而坐以待斃乎石樛子烏甲
而三嘆張目而應曰吁吾嘗聞楊朱之言矣百羊
而群使五尺童子荷垂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
西使堯牽一羊舜荷垂而隨之則不能前矣夫吞

舟之魚不游枝流。鴻鵠高飛不集汙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鍾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各有志也。鄙人誠備矣。今雖從長者之教。安能自踐虎豹之穴。從事於薪槁之間乎。

童梧問致富之術於玄素先生。先生斥之。童梧遂巡而退。造於石瀆子。語之故。石瀆子曰。是先生所以命子也。童梧矍然曰。曷謂曰子以為方寸大乎。六合大乎。曰。六合大矣。子以為方寸遠乎。千古遠乎。曰。千古遠矣。子以為方寸而能明千古之事。

六合之情否乎。曰。將能之矣。曰。然則子歸而思焉。誦詩書。順禮義。師式百王。而經紀萬類。勿涉躐而踈。勿率誕而虛。勿歧恣而踈。勿束隘而苦。存勿忘也。為勿輟也。其幾矣乎。童梧歸而學焉。三年而歸於石瀆子。曰。其可乎。曰。未也。猶影響而眩瞶。又歸學三年。而來見曰。其可乎。曰。未也。猶支離而外膠。而言行齊矣。守子之寶。握子之樞而已矣。不患其不富矣。童梧歸而棲於窮巷。茹粗席。稿棟漏而臭。濕貧日益甚。里期以讓石瀆子。曰。甚矣子之誑梧。

也求富而貧益甚石瀆子嘆曰汝真蒙之心哉子越之人有適外國者得千鎰之寶以歸而未得疾售也所歷國都行貸而食將謂之貧矣乎夫寶也者烹之不可食也裂之不可衣也然而人謂之富者何也豈不以大富之器誠在此也今童梧大富之器具矣而茹粗席稿遂以為貧乎里期慙而不能對

石瀆子曰貪也者其殺身之阱乎貪色死色貪酒死酒貪盜死盜貪鬪死鬪貪獵死獵貪漁死漁此人情之所共明也貪祿死祿貪位死位貪權死權

貪賄死賄貪名死名貪計死計此人情之所易也也是故商鞅之車裂也黃歇之刺死也主父偃之夷僂也石季倫之滅亡也崔浩之族誅也大夫種之賜劍也此豈其智之弗明哉情有所暱而弗能忍耳猩猩獸之好酒者也大麓之人設以醴尊陳之飲器小大具列焉織草為履勾連相屬也而置之道旁猩猩見則知其誘之也又知設者之姓名與其父母祖先也一一數而罵之曰奴欲害我乎已而謂其朋曰盍少嘗之慎毋多飲可矣相與取小器而飲罵而去之已又取差大者而飲又罵而

去之如是者數四不勝其唇吻之甘也遂大嚼而忘其醉醉則群睨嘻笑取草履而着之麓人追之相蹈藉而就繫無一得免焉其後來者亦然夫猩猩智矣惡其為誘也而卒不免於死貪為之也於手古今之死貪者多矣豈獨一猩猩哉

或曰不畊而食人謂之惰農矣父母且不以為子令長且不以為民今夫士也者不畊而食而又兼十百人之食鮮衣華佩結駟而遨君子不議而聖王不誅焉者何也石澆子曰此有由也用力者食力用智者食知其道一也用力者効寡而用知者

効多其功異也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為田師賈精於貨而不可以為賈師工精於藝而不可以為工師食其力而已矣夫士也者理陰陽明四時立表極定經制正方域章物采農不得不畊賈不得不賈工不得不工百姓戴之惟恐其不親也聖王用之惟恐其不信也治一邑者食一邑治一郡者食一郡治一國者食一國又何誅議之有焉若矯行飾名以取祿位籠民之貨而淫縱其欲此之謂民蠹蠹物猶不可留也况蠹民而畜之國憲所必誅而不赦者也借曰逃諸其能免於天辟乎

王莽既篡位大封群臣王莽爲太師莽更革制度
誅僂日峻舜竊憂之乃問於黃門待詔曰莽其成
乎曰成哉不踰十年身首鬻分矣舜曰何謂也曰
莽之爲人也侈口糜頤大聲而嘶露眼赤精及膺
高視是所謂鷓目虎吻而豺狼之聲也能食人亦
當爲人所食其終難矣舜曰謬矣方技之言也莽
起外戚折節力行宗族稱孝師友歸仁其居位而
輔政也見賢良則下之見鵞凶則擊之勤勞國家
直道而行中外伏其介而貴戚高其誼故不費叱
咤而晏然移劉氏之鼎此無他誠以其德足以

人也何謂無終曰子不聞騶虞之與羊乎騶虞肖
虎者也然而不食生蟲啗自死之物以其貌虎而
非虎也羊而蒙虎之皮猶然虎矣然而見草則齧
見豺則戰忘其皮之虎也今莽亦羊也談說仁義
謙恭禮賢以求其所欲耳欲之得也必將恣睢暴
戾奮其威詐窮凶極惡滔天虐民亂延蠻貊而毒
流諸夏詎復自顧其皮哉詐以取之也亦詐以失
之將何以免舜曰是不有天命乎莽之興也黃支
受瑞武功開王新都肇命宕渠成祥定命於梓潼
而申福於十二應天之保佑深矣何後艱之虞乎

曰天居高而聽卑者也。惟明德是保，不在淫人矯誣。上天其名曰賊，賊惡德也。殃必歸之，匹夫矯誣猶不能以僥倖于萬一。况矯誣天以有天下者乎？侍中尋之事，其可鑒也已。古語云：擇禍莫若輕，今奔之擇禍重莫甚焉。為莽受禍者，豈惟甄氏父子哉？舜恐恐而退，面無人色，行不成步，病悸寢劇而死。

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達並族也，而人子敬並親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庸並行也，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

人子富並商也，而人子利朕衣則短褐，食則糲。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子衣則文錦，食則米肉。居則連櫬，出則結駟。請謁不相及，遨遊不同行。固有年矣，子自以德過朕耶？西門子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殆厚薄之驗，與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類，厚矣。北宮子自失而歸，中途遇東郭先生，言其狀。東郭先生曰：來，吾得釋汝之愧。乃更之西門氏而問焉。西門氏具述之。東郭先生曰：汝之言厚薄，與於吾矣。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命，薄於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

非愚失也。皆天也。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媿。皆不識夫固然之理矣。西門子曰：先生止矣。予不敢復言。北宮子既歸，衣其短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菽，菽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廈之陰，乘其華輅，若文軒之飾，終身道然，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石瀆子曰：西門氏之見鄙矣，而北宮子以人言爲重輕，亦豈深於得道者與？於乎世之貪天之功，處非其據，而以傲睨一世者多矣。豈特一西門子哉。

季氏之專魯不在昭公之逐而在於文子。恭人之

日田氏之慕齊不在簡公之弑而在於桓子厚施之時。故曰：兵莫憐於志，干將爲下。

石瀆子曰：苟可以療枵，不必其食之旨也；苟可以禦凍，不必其衣之華也。今天下之勞極矣，凶災荐臻，道殣相望，而邊鄙繹騷，督逋徵戍之吏踵相接也。遠近之民室無蓋，歲囊無見，緡券土而應公家重貸，以資俯仰，財耗於鼠穴而產割於勢門者，蓋十而八九矣。其甚者，苴布之衣而脫粟之飯，朝不謀夕，夏不禦冬，營營以延喘息，又其甚者，茨以生草，樞以柔桑，蓬戶不完，短褐不葺，突塵而不舉，火

賣子以充租庸非跋足而播遷則枕席於溝壑耳
有司非惟莫之恤也從而拘繫之又從而敲笞之
刺其胸脅而飽其脂膏焉民其能以祈旦夕之命
乎竊譬之海濱之人煮鹽炎暑赫曦火弗停熾也
而得憇於赤日之下則以爲涼矣鹽之成也肩重
負而趨數百里之外傾筐而歸也則以爲休矣夫
赤日非所以爲憇也徒行非所以爲休也而海濱
之人甘之困極故耳今縱不即爲廣廈之庇與含
哺之嗜也盍亦爲赤日之憇與徒行之休乎哉
漢大將軍梁冀大宴客珠履駢臻歌鍾肆起有巧

者歷階而升蓬髮灰面鶻衣穿孔捉衿而肘見
屨而踵絕蟣蟲觶觶垂於肩頰左右曰若是其垢
乎持杖撞而下之丐者揚言曰何撞乎天下有五
垢而丐不與焉上犯天時下逆水土者欲無節居處
無定窮極智巧而淫縱其耳目此一垢也妃耦無
數帷薄不嚴敝笥以之興譏墻茨因而作刺此二
垢也財猶膩也近則污人奪彼以與此損下而益
上箕歛之政日亟而暮夜之金弗辭自頂至踵漬
於膩而弗知此三垢也諛佞高張譎越倖進以脂
膏爲腹心以驚悍爲爪牙忠良屏跡於左右而入

慕者皆駟僮之徒。此四垢也。德行不脩，紀綱不立，上爲國厲，下作民殃，其生也千萬人指之，而其沒也，孝子慈孫莫能濯其穢，此五垢也。夫是五垢者，天下之大惡也，而人且猶然甘之。今我身不工，穿瘡之計，心不善，狐鼠之奸，擊筑之技，未閑而鼓瑟之好，難合，則是丐而已矣。蓬髮灰面，絕踵之屨，而穿孔之衣，亦何污於王侯之門哉？座客聞其言，多色變而不樂。

古之善興功者，脩脛者使之踏，鑿強脊者使之不土，眇者使之准，偃者使之塗，各有所宜，而工役

矣。古之善治民者，士不得離於學，農不得離於田，工不得離於肆，商不得離於市，各安其業，而民志定矣。

治已者修小節，用人者貴大畧。故崑山之玉不留塵垢，丹穴之鳳不爭腐鼠，貞士以之，牛蹄之涔不能生鱸鮪，而蜂房不容鷓卵。當國者審之，陳仲子立節而餓死，接輿逃楚，聘而易姓名，申徒狄抱石而沉於河，鮑焦棄疏而立槁，此潔志行而忘功名者也。顏咏聚梁父之大盜也，而爲齊忠臣，段干木，晉國之大駟也，而爲文侯師，孟卯妻其嫂，有五千

焉相魏以寧其危而解其難景陽浮酒被髮而御
於婦人威服諸侯此屈小節以伸大略者也故守
已欲嚴而用人欲廣忠恕之道也

物必自賤而後人賤之人必自卑而後人卑之有
其實莫能掩也無其實亦莫能亢也昔齊王厚送
女欲妻屠牛吐屠牛吐辭以疾其友曰子終死腥
臭之肆而已乎何為辭之吐應之曰其女醜其友
曰子何以知之吐曰以吾之屠知之其友曰何謂
也吐曰吾肉善而去若少耳吾肉不善雖以吾附
益之尚猶賈而不售今厚送子子醜故也其友後

見之果醜於乎今之君子不自修其可貴而欲佞
言諛色甚或賂以求售於人其不為屠牛吐之所
棄者幾希矣

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子賢
足恃乎對曰不足兄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弟賢足
恃乎對曰不足臣賢足恃乎對曰不足文侯勃然
作色而怒曰寡人問此五者於子一一以為不足
者何也對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禹
而鯀殛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
叔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望人者不至恃人

者不久。君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乎。石漬子曰。吾觀於物而知孤。卷子之言至言也。蓋非特爲文侯言之也。夫物之自立也。無與爲斃也。如其倚物以爲立也。則物斃而從之矣。是故父子兄弟猶不足恃也。而况他人乎。賢猶不足恃也。而况於目前之勢乎。

芝園外集卷之四終

芝園

說林五

人事林

楚州犁伯善相人。國人尊之。擬諸姑布子卿。襄王召而問之曰。朕聞荀卿非相。以爲古之人無有也。今子之相。以何術而神。州犁伯曰。臣非能相。相也。能相人之行也。其人敦龐。所尊者富。其人弘毅。䟽通者貴。其人豈弟。寬舒者壽。其人靜嘿。溫良者安。然而有不然者。則什而一二矣。其人譎詭。佻倖者貧。其人曲鄙。黷濫者賤。其人蕩散。弦暴者夭。其

人險側刺銳者危然而有不然者則什而一二矣
故臣之相人也望其顏色聽其論詞察其履行審
其交游觀其父子兄弟則美惡之情判矣是故言
凶脩短可得而定矣如以形而已也則堯長舜短
禹跳湯禰臯陶色如削爪伊尹面無須麋傳說身
如植鰭周公體如斷菑將以何相斷之乎故臣非
能相相也能相人之行者也

鄭注公卒公子五爭日尋干戈忽儀虜突迭相仇
也君子曰鄭之君臣不如蟻也蟻之有君也一拳
之宮與衆處之一粒之食與衆畜之一罪無疑與

衆戮之并力作封以衛其國而已矣今兄弟之懿
親也而交動於欲爭樹權臣以為黨援重為魚肉
而不已也其何蟻之能為乎

忠臣之事君也德歸於上而怨歸於已非不愛身
也不敢先於君也好臣之事君也怨歸於上而德
歸於已非不知有君也不勝其私也齊商人驟施
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而貸於公有司以繼之遂
弑其君舍而秦齊宋鮑禮於國人而竭其粟以貸
饑者羞羞玆吳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年自七十
以上無不饋詒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

無不恤也遂弑其君杵臼而篡宋弑逆之賊其智
一也厥後田氏之以厚施代齊王奔之以謙恭慕
漢其皆祖於此乎

楚昭王出亡屠羊說從既反國賞從亡者亦賞說
也說辭曰君失國臣失屠羊君反國臣亦反屠羊
即君之祿臣厚矣又何賞之遂不受而反乎屠羊
之肆荀營之倖于楚也鄭賈人將寘諸褚中以出
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營善視之
如實出已賈人曰無其功而敢有其實乎吾小人
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夫屠羊與賈小人之

者也君子所不道也故秦將賈人子也而亡羽州
販繒屠狗也而敗以其見利而嗜也而楚鄭之人
反之孰謂可以類盡人乎於乎世之貪天功以爲
己力者往往而是視諸屠羊與賈也亦獨何哉

秦始皇修作阿房大興土木之役材盡九州利盡
四海白骨載途百姓怨畔李斯之客謂斯曰君王
之寵臣也今天下力誣百姓怨畔國岌岌矣何無
諫乎斯應之曰嘻予不聞奕者乎都人有好奕者
奕客至則盛供張美飲食以娛樂之去則厚饋以
結之田畝不治貨殖日落西隣之奕客其尤親善

斯者曰未必有
為此言然以喻
語

教諭幅漁
家集

海風又起

思得病

者也其僕謂之曰白子之衣食於主人凡三十年
矣今田土不治貨財日落何弗言乎西隣之奕客
曰甚矣若之愚也主人惟好奕故我得衣食焉勸
令弗奕是自絕其衣食也今王以多欲荒政故寵
祿及我而乃諫之是斯之智不如奕客也
梅墟里人濱江而居什九業漁也戴星而出施眾
設留鳴榔上下既得魚則以易酒米蕩漿謳歌而
歸暴網罟於籬間舉費相厲嬉嬉如也一日里之
人有漁於海者巨艦若雲順風揚帆擊鐘鼓而至
得魚以千石筭其金可數百焉江漁相與謀曰吾

日中所得宵而罄之靡有留儲彼其一舉所獲而
遂當中人之產盍往從之則相與舍其業而業焉
乃治什噐載糗糧度三山出海門放乎東溟之洋
洪濤蔽日白浪春天四方上下不可省識江漁乃
神沮色喪涕泣而號曰柰何至是乎已而風潮益
厲舟駛若飛驚波怒沫蕩曾而觸檣江漁益悻怖
欲死伏匿舟底喘不能屬也而海漁方且布網拏
鉤取魚若掇之湏臾風止舟停江漁甦而怨海漁
曰我等非人若柰何以人命戲乎頃之不靖則相
與葬於龍鼉之腹耳歸而戒其妻子曰即貧必無

天
西以戒人者

改業矣已而海漁益致高貨而漁於海不已舟行
過處其父死焉其子繼之其孫又繼之而江漁之
族益蕃

其門之人業醫其一人精岐黃之旨究和扁之術
四方之謁者誠則應之不誠則不應其視病也可
則藥之不可則去之計其功而受饋焉治者十而
八九其一人不精岐黃之旨不究和扁之術習古
方書與藥石之宜求則應之至則治之有所饋則
受之治者十而四五其一人不通醫旨不習方書
口傳市醫之緒餘以治病設肆而招之求病而治

之饋之濫惡不辭即詬詈嫚侮弗怒也其治者十
不一二然什而治一者履滿其戶十而治五者有
所至有所不至什而治九者戶如空谷足音鮮至
焉於乎世之以卑瑣取士以苟合使人而不虞其
僨事者多矣豈直一醫哉

越人有業儒而貧者見吏之多貨也從而吏遇物
則攫之無何坐法削籍而歸又見賈之厚殖也又
從而賈積販航海舟破於旗門之洋騎敗檣以及
於浮苴僅以身免乃扣卜於靈丘先生曰若儒與
吏與賈我則重有懲矣外此孰可以資身而無患

者乎靈丘先生問其故乃告之曰是不必卜昔魯
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干
齊侯齊侯納之為諸公子之傅好兵者之楚以法
干楚王王悅之以為軍正祿富其家爵榮其親施
氏之隣人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亦同而窘於貧羨
孟氏之一子之秦以術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
力爭所務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
道遂宮而放之其一子之衛以法干衛侯衛侯曰
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間大國吾事之小國吾

撫之是求安之道若賴兵權滅亡可待矣若全而
歸之適於他國為吾之患不輕矣遂削之而還諸
魯孟氏之父子叩胸而讓施氏施氏曰凡得時者
昌失時者亡子道與吾同而功與吾異失時者也
非行之謬也今子之所遇亦孟氏之二子也而非
儒與吏與賈之謬也又何卜焉

桐溪公子學釣於碣洋老人凡三年而辭歸碣洋
老人曰子其盡釣之道乎夫釣不以手遇而以目
遇不以目遇而以神遇者也若沉若浮若來若去
若存若亡若取若棄魚之遊也其臻臻乎而喁喁

以兵干衛侯
于秦在六行
之謬也

手而潑潑乎有所至有所不至有所疑有所不疑
疑吾之精平吾之氣而委隨以需之釣以魚而不
以我者也然吾更有以語子欲其多獲也置寡焉
欲其大獲也置小焉無所不獲者則無所獲而已
矣桐溪公子如肯而往無不得意焉一日得鯉魚
長九尺大五六圍鱗鬣金映將烹之其夕鯉見夢
曰子自以為得釣之道也而我以子為非得釣之
道也夫善釣者求人之所不爭取天之所不禁是
以利厚而名全焉堯舜以德釣民湯武以仁義釣
天下孔子以道釣千萬世皆是道也而後之人莫

知之孫吳以兵革釣蘇張以口舌釣申韓以刑名
釣陳平以陰謀釣莽操以詐逆釣其得之也喉吻
未膏而財不旋踵是釣禍而不釣福者也今我與
子皆天地之生物也素非有憾也而以詐取之必
欲破其肩脇碎其尻腦齧脂膏而飽焉殘忍日甚
而愆孽滋豐天其終燿誅乎桐溪公子寤而大懼
出鯉而浮之江折竿毀綸絕不復釣

文中子與薛攸將之長安以策干隋君道逢太白
老人而沮之曰彼隋君者猜忌之主也廢棄學校
不事詩書惟刻薄淫回是崇是使而在位者又皆

以狙詐之術擯賢而徵寵子乃欲以仁義說之乎
夫鼓瑟齊門惟其不售而已矣以踈遠而犯闈朝
之逆鱗竊為子危之文中子不聽遂西行至國都
以通謁者隋君御太極殿召而見之因奏太平十
二策帝下之公卿公卿議曰此以耳食者也安攸
用之今天下太平如是又何用言太平耶且此非
河汾之王通乎是言辯行辟掩耳目而塗之者也
我國家如金鼎終不令草野庸生以鉛鐵間之矣
帝果疑其言而不用薛攸私於楊素曰通非亂治
者也學聖人之道而欲成唐虞三代之治者也此

十二策者規之熟矣子何不勸上納之乎且子不
聞漢武帝之事乎月支國王遣使獻香帝以付外
庫又獻猛獸其狀羸細禿悴似不足貴也問使者
何以此為使者對曰夫威加百獸者狀不必大故
神麟為巨象之王鸞鳳為大鵬之宗而螂且能制
騰蛇亦不在於巨細也臣國去此三十萬里國有
常占東風入律百旬不休青雲干呂連月不散者
當知中國時有好道之君我王是以搜竒蘊而貢
靈香步天林而請猛獸乘毳車而濟弱淵策驥足
以度飛沙于今已十三年矣靈香起天殘之死疾

猛獸却百邪之魅鬼夫此二物者實濟衆生之至要而助政化之昇平也豈意陛下反不知珍乎是臣國占風之謬矣帝恨使者言不遜欲收之明日失使者及猛獸所在至後元元年長安病疫亡者太半帝試取月支香燒之死者皆活芳三月不歇於是信知其神物也乃更秘錄餘香後一日忽又失之帝悔不禮於使者明年帝疾遂崩於五柞宮向使厚待使者帝崩之時何緣不得靈香之用取今河汾夫子草莽之布衣耳非有赫赫之位也非有七貴之黃緣也而正足以格邪道足以拯世是乎帝必悔之

蜀人好鬼有易巫者學治鬼之術習諸家符命書為雷將印為五雷令牌以丹青圖畫諸鬼物出入自隨也病者扣之則設壇斬牲徧張諸圖像鳴角振鈴書符咒水畢致鬼物已乃跳擲呼號譴而驅之病者幸愈則曰非我當為潰齧矣而厚索之賄其不愈則曰雷將降罰謂禱之不誠耳里中人終不明其妄也一日隣之婦病蠱其夫走而致巫巫

以其術治之弗效憚於取貨也而欲神其術乃偽書病者庚帖裹以鐵符竊入南郭之廟啓神爐而瘞之召隣之人而佯謂曰婦病不愈是有恠焉盍卜諸卜而佯驚曰郭南真武之廟有物焉可得也病其瘵乎隣之人往而得物不知其恠也神而厚饋之有惡少年旁睨其狀曰此枉死者氓惑人若此乎巫遠有所適度當夜歸惡少乃與其儕逆諸風洞之途囊砂石而隨之漏下二鼓巫半醉倡羊而至惡少乃爲鬼鳴出砂石投之巫鳴角誦咒咒愈急投之砂石益甚趨而走亦趨而隨之徐則亦

徐則北向扣齒曰此何神豈有宿寃乎須少寬我將禱焉惡少笑而逼之至一村落札門而求救人以為盜也疑其狗齧之而走跡而失其角乃從振鈴已而鈴亦墜聞蟲鳴葉落皆以為祟也大叫號呼不成行而返其妻迎諸門泣而告之曰我逐鬼多此豈其報乎遂據床而臥不復能語言翌日惡少徃省之曰端公在平妻曰昔者之夜行術而歸爲鬼物所中今且殆矣曰何不讓之曰病甚不能爲也惡少罵曰枉死之鬼在也而不能識又不能讓也乃曰術者得術而欲食貨皆能無

及乎取遂不食而死

石潭子曰善持貴者以謙。和富者以廉。何以明其然也。昔公儀休之相魯也。有饋之魚而不受。曰。聞君愛魚。故饋魚。何故不受。曰。吾愛魚。是以不受也。不受魚。亦不失相。故常得魚焉。受魚而失相。則不復得魚。是以不受也。齊景公以慶氏之邶殿。以與晏子。晏子弗受。子尾曰。夫富者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晏子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夫公

儀子之却魚也。晏子之辭邑也。皆以廉而持富也。卒之榮名得全。而終有爵祿。有以哉。

南州仇與西里偃同學於令狐先生。學成而辭歸。令狐先生送之。曰。勉之。乎。仕不敗名。隱不蹠詭。各成其志而已矣。已而二子同舉明經。各典鄉縣。西里偃矯亢不阿。事上官數有爭議。郡吏至縣。故事必賔之。而偃乃背史視。一日以事詣郡。郡吏群詬之。曰。某賦未輸。某獄未上。某案牒未報。驚而欲驕乎。折辱之不能堪。偃仰天嘆曰。嗟。我尚可以仕乎。遂投劾而歸。率妻子畊於野。面目黎黑。手足胼胝。

藿食而屨衣甕牖茨室夷如也而南州仇善事上官取聲譽已而為郡又已而為監朱衣象簡鳴騶結駟而還其鄉過西里偃而唁之曰嘻子何絕俗之峻而謀生之艱乎夫百工技藝以能食於人者也卿士大夫以功食於上者也茲賢聖之所不廢也而子奈何欲逃之傑願推轂於政府子其仕乎西里偃曰人各有能有不能畊草茹木鶉居藪食而無外羨者偃之所能也忍尤攘垢俛首折腰以苟上祿者偃之所不能也子列子有言夔一足而足蛇無足亦足螭百足亦足蛇不能為螭螭不能

為夔何則其得於天者定也今我與子亦各適其適而已矣從子之言是夔而欲為螭者也將能之乎子行矣偃嘗聞之蝮蝥之營糞土也惟恐其不重也既而力不能勝則併其身而踏矣今子者利而無厭好進而不已能無蝮蝥矣乎昔灌子夫以富侈被族三父偃以鼎食就誅可為寒心吾子幸留鑒焉南州仇不能用其後果以賄敗會赦而歸終不敢過西里偃之門

楚澤多魚澤濱之人業漁公取十一以為課自為之禁懶不祭不漁不盈尺不漁食足而課盈不漁

魚日以息無盡藏焉忽歲饑民無所得食乃數罟以漁并纖細而掇之長老戒曰不可夫魚費薄而利厚者也儲之不漁取之有節相其水草而絕其鷄鵜鶴獺之患收其息歲可得什百焉此陶朱公之所為致富也今若之業漁累世矣衣食於是乎資焉乃不忍旦夕之欲而盡類以殲之無乃不可乎夫播種於地蒔木於山非輕捐之也為其長而利之也柰之何反之鼠負糧而歸於穴鷄捕魚而養於巢蓄有以待無也夫陶朱不可為矣吾願若之為鷄鼠之畜也不聽明年魚絕而不育民無所

得食有司徵其課且急乃擊妻子而逃餓而死者什九

晉陽之人商於燕市五乘俱發百貨畢具其為利也先至十之次者五之次者倍之乎車氏謀曰東道遠若右出也捷十之三遂引而南適黃河之水解信宿而不得渡泣而返諸故途子詭氏給其徒曰逆旅主人待我於武安之間驅而左計其程捷十之二時烽火報警徵發材官有司奪其車以為兵車而頓其債於逆旅子矯氏恐二氏之先也裹餼而食戴星而行盜倚諸井陘之衢盡掠其所將

扶而傷其足子棘氏從子矯氏之後以其旦行追
其宵行盡馬之力而箠猶不停揮也馬佚斷鞅車
覆而折軸求澤木以易之旬日而不得子徐氏與
四人者發也尾諸周行輿鞅必堅輪轂必澤求馬
之良者飽以芻秣相其啣檠而調其緩急之宜日
出亦出日入亦息獨先他乘而至售其債且倍疑
其僕曰夫賈以爭先為利者也今衆捷不捷衆馳
不馳卒免患而多獲子巧乎有道耶子徐氏曰不
然拙故能全巧則否矣善市者不收人之所爭善
行者不趨人之所驚此吾十試而十效者也

獨不聞乎工以速成而窳農以助長而困士以躁
進而危豈惟賈也然乎哉

石澗子曰甚矣小人之不可畜也有家者禰家有
國者禰國有天下者禰天下蓋自古而然矣方其
畜之也嫗煦之長育之寵之信之提之挈之以為
是足以得其歡心而望其死報矣而不知其書之
所規與夜之所畫皆倍主而營私者也一旦乘機
而遺隙則裹囊而去之耳又不然及戈而相向道
外寇以發困窮庸有風昔毫末之恩哉甚矣小人
之不可畜也鷄之伏鵠卵也以為已子也卵豁而

鷓鴣孜孜啄虫蟻而哺之猶然已子也比其毛也則
鷓鴣而已矣毛生而成毳然鳴於灌木之顛而翔於
雲漢之表豈復知有鷓哉此猶無害也棘谷之樵
翦林而得虎子抱之而歸憐其弱也啖之肉而長
之一日樵出而忘與之肉虎乃咆哮躑躅破壁餐
菽食其妻子而跳樵歸而亡其室頓足而大慟昔
者魏王之於張儀是伏卯之類也唐玄宗之於安
祿山是養虎之類也於乎自古以來以是而禍家
國天下者多矣豈惟二主哉

一鬢衆冠則冠者勝而鬢者不勝一寇衆鬢則鬢
者勝而冠者不勝是以衆邪醜正衆枉醜直衆佞
醜忠衆譎醜信衆貪醜廉衆昏醜察衆惰醜勤衆
柔醜剛衆放醜約衆淫醜貞衆醉醜醒衆私醜公
衆穢醜潔此非必其有宿怨也乃其情則然也昔
南方之國有狂泉焉國人飲之則無弗狂也國主
君懲之穿井而汲獨得無恙而一國之人皆狂反
以國主君之不狂為狂也巷聚而謀相與執國主
君而療其狂疾針砭灼藥莫不畢施主君不勝患
苦乃匍匐至泉酌而飲之遂與國人同其狂衆乃
躍然大喜曰幸哉療主君之疾矣於乎寡之不勝

衆固也一國主君獨如國人何哉
石瀆子曰人有言避焚淵中逃溺山巔非過計也
權勢之地其可畏已哉昔蕭嵩為相與韓休不協
因乞骸骨玄宗曰朕未厭卿卿何庸去嵩俯伏曰
臣爵位已極幸陛下未厭臣得以乞身如陛下厭
臣臣首領不保又安得自遂乎是故崔浩惟不早
避魏主之寵也而卒以忌赤族王景文惟不力辭
貴戚之任也而卒以疑賜死齊之長恭以邨山之
捷被醜宋之義康以豫章之行蒙竄此皆不厭而
不去者也

自元饑何免
大饑遂寧之民聚而謀曰亡無日矣西郭柳氏
之家有厚儲焉劫而食之其可點者曰劫大惡也
鄉黨恥之官府惡之刑必加焉等死耳一犯不義而
斃也孰若坐而待斃乎曰然則鼠竊焉庶幾可以
僥倖曰彼之設備深矣伏機阱施棘矜而守之旣
捍其外而兵衛其中往也祇微楮耳不可以得志
曰然則餉以酒肉誘以甘言如弗從也繫而發其
藏曲不在哉矣即事敗也猶可以說于衆衆躍然
而赴之行其約而歸有司者偵而捕之加以萃拏
庭踞而詰之曰爾盜何也民曰常聞之近川者浸

近樹者積富家大室亦寡人之川與樹也急則借
之舊焉何名為盜乎有司曰夫民分田而畊各食
其食分土而桑各衣其衣無相越也如不食其食
而食人之食不衣其衣而衣人之衣是大亂之道
也夫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今群聚以逞盜莫大
焉何言乎說諸民曰昔先王之制也有以食之
食者誅有以衣之竊衣者誅民是以甘心焉今不
食不衣而惟厲禁之為也是閉口枵腹而責之以
十誅之行也誰將堪之且夫獸窮則攫鳥窮則啄
物之恒也民之窮也蒙犯忌諱以苟旦夕之命

而欲深誅之乎有司曰人之生也分

為輕廉恥為重死生為輕獨柰何不

死而為百年不贖之惡是刑儻之民也必

民曰小人則既知罪矣國有大盜亦知之乎

司矍然曰固所願聞民曰盜賦額以詭餘羨是
盜也沒藏日以竊公貲是盜也濫聽受以私贖金
是盜也枉訊刺以納苞苴是盜也餽供饋以饗脂
膏是盜也傭市奸而入免役是盜也工媚竈以樹
強援是盜也持陰事以勝蠢愚是盜也假傳送以
窮漁獵是盜也夫我之盜也以救死而彼之盜也

以取盈我之盜也。先之以饋遺而彼之盜也。先之以敲笞明王之法而行也。將孰為先後乎？有司乃面頰氣縮，左右頤而語不成章，杖盜而遣之。養生者未必得生，而君子之於養也兢兢焉，不敢輕父母之遺體也。修德者未必得福，而君子之於德也兢兢焉，不敢蔑天地之降衷也。然無伐天和，則疾疢不作，無反天常，則灾害不逢。此其常也。有不然者，則定命之不移者也。故文中子曰：北山黃公，其善醫也。先寢食而後針藥，汾陰侯生

石瀆子曰：上人者，德之賊也。禍必階焉。天子用之，則失天下；夏桀商紂是也。諸侯用之，則失其國；齊潛宋襄是也。大夫用之，則失其家；齊之高國、晉之智瑤是也。士庶人用之，則失其身；萬章、原涉之徒是也。故火炎上而受制於水，水趨下而得志於火，物之情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

都人有樓人之妻者，人亦樓其妻，都人大怒，持刀欲殺之。樓者曰：願一言而死可乎？先王之制也，各有妃偶，陰陽不瀆，以遠於禽獸也。今子鳥獸其行，而以人道責人，不亦左乎？都人慙，不能止。於是引

刀自剄也語有之曰盜憎主人人惡其上是皆不知自反者也

武昌與漢陽二郡東西夾江而峙相去可五六里行旅往來非錢穀不濟一日陰雲四塞風濤洶洶舟子艤舟而渡滿載矣猶招招不已或戒之曰風甚矣少載猶可以免不聽未至中流而舟覆矣溺者二十有六人而舟子獨不死法司數加榜捶欲寘之死藩大夫曰是罪可死也而法則不麗柰何今夫不量小大不測夷險任非其分以溺人而倖免者多矣可勝誅乎法司猶不釋乃重罰以困之

宋徽宗委政於蔡京京天資凶譎舞智御人顯其伺主意為固位計暮年即家為府管進之徒舉集其門事悉決於季子條凡京所判皆條為之每造朝侍從以下皆迎揖帖聒耳語由是恣為奸利竊弄威柄驟引其婦兄韓昶為戶部侍郎謀孽密謀斥逐朝上京之內子謂京曰神之處於祠也小鬼挾其靈以虐人人怨神乎抑怨小鬼乎曰亦怨神耳虎之居山也豺狼假其威以賊物人怒虎乎抑怒豺狼乎曰亦怒虎耳曰人之怨神也束炬而焚之神其可解以為無與乎曰不可人之怒虎也操

利刃而刺之虎其可解以為無與乎曰不可曰公
如知此奈何以泰阿之柄而委之豎子也
或謂泉川子曰佛氏之教古聖賢闢之嚴矣何弗
除也泉川子曰其在古也則佛氏之教惟恐其不
除也其在今也則佛氏之教惟恐其除也或曰異
於吾聞矣泉川子曰昔先王之世也賞罰明而勸
懲著焉好惡協而是非章焉褒貶定而美刺嚴焉
是以人莫不勸於為善莫不恥於為惡相生以仁
相長以義相接際以禮大道為公而聖人之教行
焉彼佛氏者持其空虛之論以愚黔首而塗其

目斯不在所擯與後世則異是矣賞罰不明而
懲怠矣好惡不協而是非淆矣褒貶不定而美刺
亂矣相給以智相爭以力各逞其無忌憚之心而
聖人之教不行焉禁令莫之坊也幸有佛氏者號
於衆曰其為善乎則瑤臺天府入焉而鈞天廣樂
之樂享矣其為不善乎則酆都獄室入焉而剉燒
舂磨之刑及矣是以人猶睥睨憚息矯其不善而
勉於善是佛氏也者所以助聖教之所不及也無
佛氏是無聖人也而奈何欲除之石瀆子聞之曰
斯言也蓋憤世之言也而非所以為訓也

在商愚則
滅世、以清
論

陽符以相人之術名於晉王敦招之十返而不至
使使往扣焉曰主君之慕子也十返而不應何也
曰夫相者以測微知來也主君之富貴極矣又何
相焉曰雖然必効之曰主君之相非今人所有也
求之古人則得矣曰孰謂曰求之富貴者則得矣
曰其周公乎不許然則絳灌乎不許然則樊鄧乎
不許曰主君之相隆前而削後者也其漢之董仲
穎乎甘利如飴瀆貨無厭搜牢發陵而攫其寶藏
錦縠綺纈紉素珍玩積如丘山郿塢之藏自謂足
以畢老矣一旦布乎之謠興於市李肅之戟交於

帛陳尸都市燃臍三日而火不滅此隆前而削後
者也今主君之富亦郿塢之藏也金銀亦似奇貨
駢臻珊瑚珠貝之屬莫之勝筭而猶盡入四方之
貢獻大起營府侵人田宅發掘古墓剽掠市道士
庶怨讟將無及乎且子不見撲滿之爲器乎其以
貯錢也可入而不可出滿則撲之裂而四擲矣今
主君之於貨也知聚而不知散吾懼其爲撲滿也
潘滔有言曰處仲蜂日也但豺聲未採噬人亦當
爲人所噬何待乎言決之哉使者返報敦乃使騎
奴捕之陽符不宿而走卒莫能得

狹谷之丘土宜菽粟伏鼠日繁家有鼠患田氏之
僕謂其主曰鼠甚矣盍畜貓以捕之乃使其僕入
市得乳貓以歸鼠乃人立而拊之撲而殺之主乃
譴其僕其僕曰是乳貓也市大者其可復使其僕
入市得大貓以歸肥項方臚腹膨亨垂也其主喜
曰是足以禦鼠矣而貓實不能捕鼠乃與鼠同卧
起飲食而鼠日益其主乃重譴僕其僕曰是不捕
之貓也請更之主謂僕之重罔已也而怒曰一之
謂甚其可再乎今奈何歆二矣乃并其僕而逐之
終身不畜貓鼠孽益甚居則投櫃擿行則嚙盤匱

晝見人而不避宵則搏床榻以爲戲廩庾碎礫水
盡穿孔柱礎垣墉之穴可翔而出也家人言者以
百數終不聽曰吾固知貓之非所以靖鼠也夫貓
之能捕鼠人知之矣而田氏之老獨以不捕之貓
而斷其不能不亦愚乎若夫剛果正直之賢所以
格佞而禁奸也或者乃非其人而用之而終於奸
佞之弗戢也則曰是無益於人國而已矣則何以
異於田氏之老哉不然昔晉用隨會而盜賊奔秦
漢用汲黯而淮南寢謀斯又謂之何耶
王屋之山左麓有魃焉日攫人物而噬之網羅弓

矢弗能制也鄉民不勝患苦相與乞靈於道士道
士勅鬼判以符召虎虎齧匍匐踏伏而數其罪曰
汝食狐狸豺狼何也曰此皆竄荆棘利爪牙而饕
餐於百物者也非善族也曰汝食牛羊狗猪何也
曰是天地之委餘也夫人皆得食之而獨予禁乎
曰食狐父之人何也曰是盜也曰食亭長何也曰
是武斷鄉曲變幻黑白而以取貨者也使民鷄犬
不得寧焉國若行誅其在所後乎曰食東門之騶
何也曰是憊城社之靈恣梟獍之欲食人之肉而
寢處其皮脇人婦而汗之惡貫盈矣曰食邑史何也

曰辨文弄法出生入死毒如蛇蝎而奸如鬼

人皆欲食其肉焉而况於予乎曰食郡吏可也

陰持短長以法為餌乾沒公賦默整不厭主者

為能也恣其毒蠱而日螫于其庭是公門之下

也曰食牧何也曰牧不牧也假三尺之法而為

劍之用張杜不能方其深刻甯到不能育其驚

私索可充則鬻人之妻女勢門可媚則股人之

膏窮簷蔀屋陽死法而陰死政者不可勝筭

諸熾爐與物入其中未有不燎者也好猾又似

膏之孰能無燼乎上帝怒之久矣而假手於我

一旦得而磔之是足以爲罪哉道士曰雖然必言
罪狀鬼判進而請曰虎有辭盍釋之道士曰衆怒
不可解也鬼判曰如虎之言乃所以福民而非所
以厲民也方今名豪大猾貪官墨吏窮兇肆黠而
毒痛生靈者多矣令不能禁而虎能殄之是奸盜
之防也又可殺乎彼鄉民之訴亦揣其形而求
其實者也盍姑釋之勅曰必殺不良而勿殺良
聽則爲德不聽召而誅之未晚也道士曰諾以然
戒虎虎乃俯伏蹲踞若稽首之狀踊躍而逝
或問於石濱子曰夫子豈病乎何灰面蹙頞耶

風若存若喪也而不舒也石濱子曰
之夜闌然而就寢矣目鰥而不寐慮卻而復生展
轉糾纏外夫謀生之反也夫繇者揭鑿重負籠土
鹽汗交流喘息薄喉當此之時得休越下則脫然
而喜矣病疴瘕者捧心抑腹膝上扣頭蹙蹙而啼
通夕不寐當此之時噲然得臥則親戚兄弟歡然
而喜矣夫巖穴之間非直越下之休也脩夜之寧
非直一噲之樂也而人有不欲之者也今夫仕者
勞神役智集木履氷水火戰於中而下戈逆於外
其爲吾身之疲也豈直繇作之苦與疴瘕之病而

已哉乃瞿然持之而不思所以為巖穴之休與脩
夜之寐也不亦惑甚矣乎

而喜矣夫巖穴之間非直狹平之朴也而
而喜矣夫巖穴之間非直狹平之朴也而
而喜矣夫巖穴之間非直狹平之朴也而
而喜矣夫巖穴之間非直狹平之朴也而
而喜矣夫巖穴之間非直狹平之朴也而
而喜矣夫巖穴之間非直狹平之朴也而
而喜矣夫巖穴之間非直狹平之朴也而
而喜矣夫巖穴之間非直狹平之朴也而

國外集卷之二

說林六

與世林

越人

越人... 越人... 越人...

能悉

能悉... 能悉... 能悉...

譚鬼

譚鬼... 譚鬼... 譚鬼...

鬼

鬼... 鬼... 鬼...

弗給也

弗給也... 弗給也... 弗給也...

其久也

其久也... 其久也... 其久也...

乃日攫

乃日攫... 乃日攫... 乃日攫...

則裂其衣

則裂其衣... 則裂其衣... 則裂其衣...

旅之葵百越之鷹注之神馬以馳騁田獵之樂
君其願之乎曰幸甚曰僕請為君易楹柱以栴檀
施杙楠以文繡金之玉之丹之漆之儼若蓬萊之
宮君其願之乎曰幸甚曰僕請為君徵歌舞于四
方咸池承雲九韶六英日以娛其耳目君其願之
乎曰幸甚曰此皆君之所易具者也然僕復有情
焉玉卮而漏可以盛水乎曰不可三寸之管而
當可以實粟乎曰不可曰然則君之所欲非直漏
卮與無當之管也竭君之水不足以充之竭君之
粟不足以實之君其得無悔乎主人審思而應曰

微子之言僕死且不寤敬聞命矣乃散遣賓客
交奢靡之行

晉有六卿爭執政柄各樹其黨不相能也晉侯患
焉謀諸叔向叔向對曰君何恠焉臣聞東郭氏之
養猫也數十為群不相害傷也一投之腐鼠則破
腦爪膚可立而待也胡貉戎狄之畜狗也十百為
群亦不相害傷也如束鷄豚妄投之則折骨決皮
亦可立而待也今卿士之在朝非其姻婭則其知
舊隙安從生大柄在前勢薰焰灼人人自謂可以
倖致也而力爭之讒謗之毒恠於兵戈傾奪之謀

雄於戰鬪寧復念姻婭與朋舊哉諺曰鬻棺者欲
歲之疫非憎人而欲殺之也所利在於人死也君
誠能擇賢而任之選能而舉之近習毀譽無得而
遷焉甘詞諛色無得而售焉祿有定秩爵有常班
一或踰越按制而誅之雖欲樹黨以爭其將能乎
不是圖也而寄柄於親倖之手惟所授之是妄投
腐鼠與鷄豚也欲其無爭不可得已

或問今之毀譽有因乎曰毀無端也譽無端也安
得謂之有因曰然則無因乎曰毀者人也毀人者
亦人也譽者人也譽人者亦人也安得謂之無因

曰蜚廉而謂為且奭也隨夷而謂為盜蹻也其有
因乎亦無因乎曰有因也亦無因也子不見夫物
乎謂鷺之為鵠猶可也而今謂鳥之為鵠也謂驢
之為馬猶可也而今謂鹿之為馬也此以為有因
乎然人以為鵠也從而鵠不復知其鳥也人以為
馬也從而馬不復知其鹿也此以為無因乎豈惟
物哉閭頊白台天下之美艷也而或以為嫫母也
曲逆處子天下之陋惡也而或以為施嬙也人妍
則妍人媸則媸此非容之有變易也人心回惑而
視聽之不審耳是故君子之處世也能為且奭而

不能必人之不蜚廉能為隨夷而不能必人之不盜竅毀也譽也又何計焉

南郭雍曰人有言曰一兔在野百人逐之非一兔而足百人分也由未定也積兔在市過者不睨非不欲免也分已定矣今之時何不然乎權貴之家侵人之田而耕之奪人之屋而業之偽券一入如以肉投餒虎也不復出矣攘牛羊而掠貨貨者又不可勝數也此豈不知有定分哉谿壑之欲難盈而官府之禁令不肅耳亡賴惡少方群聚而歸之以為心腹爪牙鄉黨見之如鷲鳥虓虎而不敢觸

也若之何去之玄丘子曰子不聞里中之故乎比郭之郊有神叢焉其木大者百圍小者林立積數畝之陰猥猥集而棲之以百千計羅百物以食四境之內牛羊狗雞弗得息也百果諸穀弗得植也甚者攫人而醢之非操兵聚眾不敢復道其境鄉人患焉乃具豶脯酒果相率禱于神曰神與民非有怨也今聚群獸以毒于鄉鄉之人不堪命矣不惟群獸之怨而神是焉怨盍亟驅而去之是神之德于鄉無已也鄉之人且將約信明盟春秋之社割羊豕潔豆籩以祀神歲歲不敢斃不然神有忝

德而鄉民亦有逞心神其何利之有不聽鄉之人
聚而謀曰患甚矣捐軀而殲之猶可以免乃禱于
里社椎牛釀酒徧享其鄉之人長者挾弓矢秉戈
矛少者操火炬相嘯呼以行至則以網圍其四面
焚炬以焚叢燄既灼諸猿猱皆跳躑呼號或墮于
戈或斃于矢無一得脫者盡斬其林木哀骸骨以
為京觀臭十年不滅今權貴之家亦神叢也而亡
賴惡少則其猿猱也樂禍而無厭怨積如丘將操
炬而火之者至矣

荆人有五子其一獨孤庸也學縱橫之術凡孫吳

之法申韓之書無不熟也其一學為駟相有無居
而偵逐什一之利累息以鉅萬其一學為醫醫明岐
黃之道究靈樞之旨察百病而療之其一學為卜
設肆市廛為人言禍福死生日取數十錢以育妻
子其一學為巫祈祝於里隣昏而出旦而歸旦而
出昏而歸絜脯果羞無日不宿于其家獨孤庸以
策干荆王荆王任之入謀政事出治軍旅寵以上
大天之位旌旗前導甲士如雲連駟結轡而過其
鄉大合樂以饗鄉人酒酣執爵而起曰夫人不可
不慎所圖也我昔與叔季共業也日夜淬厲之期

以干諸侯而取富貴而天奪其聰暴棄不力甘心
糊口於巫醫黜卜之間不已辱乎其四八者顏赧
氣喪而不敢仰視既而王殺子玉晉人軍於境上
王乃用庸為將帥三軍以禦之戰於樊鄧之間楚
師大敗隻輪不返王使人致命曰寡人待子不為
薄矣楚國之用兵諸侯所聞也今一戰而覆三軍
四封震動寡人無以復見於宗廟子其圖焉庸乃
引刀自剄王哭而尸之盡沒其妻子諸弟傷之私
相謂曰我等幸無知也偃蹇窮閭以苟旦夕之命
亦如伯氏之聰將無及乎

季武子專魯國之政子家羈言於魯君曰魯國有
公丘乘者君知之乎曰不知也曰公丘乘龜蒙之
巨室也曲榭連雲雕梁造日牛羊溢郊坳魚雁滯
藪澤錦繡金玉充牣于府藏一旦有魅鬼者自称
令狐封通謁於主人曰臣齊之公族也得罪於三
君以亡願得望見公子之清塵主人收謁而見之
則美丈夫也曰子有何欲曰願為廝役於門下惟
所使之矣主人初頗疑之稍委事焉使之治田百
穀豐登使之監牧牛羊茁壯使之收息倍其常數
而入焉主人之才之益使主幹家政自閨闈以及郊

囊無弗屬焉令狐封乃盡淫其姬妾竊貨貨以徧
市其奴僕客有至門者即為醪醴珍羞以享之無
不滿意焉主人數問曰令狐封何如其姬妾曰令
狐封賢者也問之奴僕亦曰賢者也問之客亦曰
賢者也令狐封乃益務媚惑導主人以淫樂狗馬
聲色之好日甚出則臂鷹走狗入則吹竹彈絲燕
趙宋衛之妹無弗致焉窮海陸之珍而為長夜之
飲歌鐘不徹于懸舞女不解其飾有白事者輒曰
是在封也或不禮於封即讒而殺之久之人知有
封而不知有主人主人之子乘間言曰蠹甚矣不

已亡無日焉主人以為繆已也而怒之幽之別宮
淫惑滋甚乃盡散其家資主人卒寔以死魅乃掉
臂而去之今君之國有令狐封而不知也公室日
卑能不為公丘乘之家乎

卿大夫有被薦於相國者所知勸其無行曰昔齊
宣王聘女於鄭隣父謂女曰子必無行王多欲之
君也燕趙宋衛之妹無弗致焉靡曼之容陽阿之
舞激楚之音蓋克初於後宮矣有數年而未得一
見者子柰何以如玉之體而委諸閑曠之宮乎此
猶可言也王朝幸而夕廢夕幸而朝棄一不當意

則褫其容飾而殘其肌膚曾是以為托乎此猶
可言也王惡貞靜而好便儂喜淫瀆而賤修潔狐
媚狗狎者斯須不離左右而正色修儀者終身不
得一覩焉今子目不流視笑不見齒步不觸瑤逐
溷而趨褻非子之事也此猶可言也王好讒而喜
殺佞言之入如投甘醴不俟其畢而齒牙斷斷矣
鄭袖之徒且交錯於帷幔之間吾子得無畏乎女
之父母曰王之聘女以色也吾女之色間胥不如
王柰何不愛而以是瑣瑣者為憂乎遂許之婚納
采有日矣隣父復言曰爾不從吾言以至於此悔

然尚有一策焉王所最幸薛娃者王視以
少戚娃怒王食不甘味娃喜王輒跳躑而歌進
一言則反干戈為琴瑟易日月以雷霆齊國莫
聞然其人好貨賂壑無厭也子之父母若為致
明月之珠結綠之寶月支之香七襄之錦持以薦
諸娃則娃必大謹於子矣譽其所美而庇其所短
將日薦王之寢豈惟罪謫不及抑寵祿其未有艾
乎父母曰如叟之言將不有定命乎不聽女歸于
齊三月宣王絕憐之其父母曰叟言誠妄幾誤吾
女既而衆女構之薛娃讒之遂無當於王意幽之

下宮又謂女有怨言也乃去眼薰耳斷手足以死
子欲赴相國之召其視諸鄭女也則可

會稽之山有象麓焉群峰交結衆水汨汨匯其下
見入而不見其出望之知其為神區也爰有越王
之祠薨棟連雲松篁蔽日金書蕩射錦幡連翩累
崇階而上者數百丈其旁則有鬼判祠焉蓋聽命
於神者也神能見靈奇致風雨四境之內凡水旱
害裁率走而禱焉禮神亦禮判也然神實無私而
鬼判則能為禍福不如願者輒降以祟久之人益
神鬼判而不神神牲牲酒脯日數于其庭其始也

千里而至其繼也百里而至其繼也千里而至人
有疾病不求醫藥而惟鬼判之祈產男女也則書
其姓名月日禱而焚之曰是鬼判之子也男女幸
長終身必尸祝焉甚者鬻田宅捐衣食以事神其
弗效也則曰是禱之未虔乎俎豆之未豐乎而終
不知悔乃神之祠則聞其無人焉既而有唐大夫
者守越謂越俗之佞鬼也而欲變之又惡鬼判之
為厲也首至其祠而數其罪令僕夫各蒞蒸菴束
炬以焚之遂併神祠而燬焉石瀆子曰鬼判之為
厲也宜其及也而神亦不得免焉豈非君國者之

烟墜我

或問於公孫咸曰為善而得禍有諸曰有之曰為惡而蒙福有諸曰亦有之然則福善禍淫之說抑又何也曰天地有常位而有時乎寒也謂塞者其常乎位者其常乎日月有常明而有時乎蝕也謂蝕者其常乎明者其常乎是故腴田沃壤樹之五穀則生對之闌蕙則生樹之松栢則生樹之桃李則生其長養必茂其成實必蕃此非其種之獨異也亦非有異術以灌溉之也所因然也若磽田瘠隴則異是矣其樹之也未必能生也其生也擁腫

拳曲木不中於材糝稗粗糲穀不登於豆此非其種之獨異也亦非灌溉之不力也所因亦然也是故積善之家猶之腴田沃壤也雖有不昌焉者鮮矣積不善之家猶之磽田瘠壤也雖有昌焉者亦鮮矣是故鄭罕氏之後亡也宋樂氏之以宋升降也此福善之徵也鄭伯有之死于羊肆也子皙之尸於周氏之衢也齊慶封之殲於朱方也楚費無極與鄢將師之滅族也此皆禍淫之徵也

或問於嚴君平曰壽夭禍福可前知乎曰可曰天可使壽貧可使富賤可使貴乎曰不可文帝不能

富鄧通貧安可使富也武帝不能侯李廣賤安可使貴也良醫之子多死於病良巫之子多死於鬼天安可使壽也然則子之為人卜也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悌與人臣言依於忠抑又何也曰良農不以水旱廢耕良賈不以折閱廢市是故績學修行能為可貴而不能必貴也然而貴常在我也勤生畜施能為可富而不能必富也然而富常在我矣節性葆和能為可壽而不能必壽也然而壽常在我矣是故君子而貧賤命也使其為小人焉昏夜乞哀猶然貧賤也幸而為君子則其

自取也。小人而富貴亦命也。使其為君子。秉義持禮。猶然富貴也。不幸而為小人。則亦其自取也。

離舒謂禹微仲曰。天下有至險乎。禹微仲曰。嘗聞之矣。羊腸之坂。九折車不得。遵軌馬不得。舒啣仰睇。則目為之眩。俯矚。則神為之悸。斯至險乎。曰。非也。太行之山。丹壁刺天。絕壑千丈。妖草恠木之所蕃。陰雲夏雪之所積。猛獸不能穴其腰。飛鳶不能造其腹。斯至險乎。曰。非也。呂梁之水。懸崖千仞。巨瀉雷奔。而劍石巉巖。驚濤矢激。而漁人股慄。斯至險乎。曰。非也。溟渤之波。瀕洞浩淼。黃流溢

日怒沫春天鷓鴣整裂其側蛟龍蕩射其前沿渦
則舟不能出觸礁則技不得施斯至險乎曰非也
曰歲鉞魚膾伏甲樂宮桐機起於造次生死變於
須臾斯至險乎曰似矣而猶未也曰然則何以明
之曰弄威福以亂刑誅至險也基鬼蜮以施毒螫
至險也設機阱以陷無辜至險也張罝網以弋貲
貨至險也蜜口劍腹賊人而人不知至險也有一
于斯猶懼賢良之屏跡也而况蕪而有之手

公都子申少好修姱長而益厲非先王之法言不
言非先王之法行不行其為文也以六經為師仕

則慕伊傅周召之烈建業興事孳孳如也然踪跡
所至譽者半而咻者亦半凡三咻而三黜焉人咸
疑之公都子申亦自疑也侯無石見而解曰子何
恠乎飛鳥之聚也嘈嘈唧唧上下頡頏人朝夕見
之莫之或害也一旦有五彩之雉戛然鳴而集焉
人莫不睜目訝之思援弓繳而射之矣封丘之墻
群牛牧焉其角戢戢其耳濕濕行者過而不睨一
或蒙以虎豹之皮則爭先而逐之矣豈惟物哉五
達之衢往來如織莫或誰何有一人焉被文繡之
衣鳴珎璜之佩翔而過焉童子譁而隨之闕然空

其室廬非其人之招之也。所服異也是故遠害。其如省已。省已莫不善於立。異苟有異於衆焉。往而不三黜。苟無異於衆。孰不願以為肺附乎。公都子申曰。子之言誠然矣。然規不可以為方。矩不可以為員。是亦有定質焉。吾獨且柰何哉。

齊與晉交兵。連戰而連北。問於鮑莊子。莊子對曰。君今有千里馬也。繫其足而使之馳。能馳乎。曰不能也。條蒼鷹而使之攫。能攫乎。曰不能也。有健夫焉。束其手而使之鬪。勝乎。不勝乎。曰不能勝也。然則君何恠乎。連戰而連北也。昔王者之命將也。跪

而推轂曰。闔以內寡人制之。闔以外將軍制之。故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而後能成克捷之功。今君之用將也。授之約束。而遣之震之刑戮。以懼之。又使所聿左右監焉。疾行則跋。其前緩行則蹇。其後刀在其頸。而旌懸其心。又何計而能勝乎。

成都王頽與河間王頽治兵。假陸機為河北大都督。將軍以討長沙王孫惠諫曰。不可。夫陸機文學侍從之臣。將兵非其事也。必欲仗之臣。恐王之噬臍無及也。頽曰。大將貴謀而賤力者也。機上明乾

象下察池形自黃石素書三畧六韜以至孫吳司馬之法莫不畢習明如指掌曾中甲兵富於武庫且機之祖父皆吳大將名震宇宙此將種也非機莫可使者矣孫惠曰以臣觀之此所謂象虎者也臣之里人患群獸之多也乃作象虎焉編竹束葦蒙以皮革畫以斑文猶然虎矣以之而懾群獸豺狸之屬或疑或避里人謂其可恃也遂卑而適墻禦猛獸焉獸乃奮其爪牙擠而磔之里人中傷而死今機雖察於三才之故盡讀古兵家書而未習於擊鬪攻刺之法此里人所為象虎也用之鮮不

敗矣臣又聞之以戈春黍戈非不利而黍終不可得熟也以錐食壺錐非不飮而壺終不可得食也今機之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其為文也如玄圃之積玉如五河之吐流誠一代之奇絕也若使以文學之職從容侍從則其所述作將鼓吹六經鏗鏘金石揚雄枚臯之徒可企而及也一旦欲用之於戰陣則何以異於戈錐之緣用者哉不聽遂使機將二十萬人以行臨戎而牙旗遽折意甚惡之列軍自朝歌至于河橋鼓聲聞數百里漢魏以來出師之盛未之有也與長沙王戰於鹿苑機軍大敗

積屍盈澗衆口從而讒之機遂遇害

商丘之雉相與謀所托擇便利而居之一宅於山阿一樓於沮澤一依於林莽一止於田樊期以遠害而全其族未幾宅山阿者老狐決竇而入攫其子而食之樓沮澤者獺潛盜焉而磔其雌依林者主人張網而羅之小大委羽焉其田間之居又為田父所逐投以瓦石數濱于死見鳴之免害也復相與謀焉鳴謂之曰子能翔於康廓乎曰不能能泊於大海乎曰不能能棄妻子而離飲啄乎曰不能曰然則子之患未有釋也彼山林田澤之殃將

何地而不然乎雉乃仰天而嘆曰吾聞縣令賢良雉引子而馴其旁童子莫敢逼焉其何患之虞今不幸而不之逢也終將何以活命乎乃自經而死無憂子曰今天下之患多矣夷寇陸梁宮于內地連艘而采入者蜂屯蟻聚而莫之勝禦也遠近槩罹荼毒其倖存者亦莫不蕩析離居昔日繁盛之地莽為荆棘之區禍變亦已極矣而甲兵未利士卒未練儲峙未充城郭未完望風而倒戈者皆是也而當事者猶泄泄從事環視四方亦莫不然將何以為逃生之地乎方且彼此相視偷旦夕之安

是雉之不若也

成蒙素稱佞邪不修行檢縉紳咸鄙之乃力媚揚國忠以取富貴氣燄甚張也其友鍾離夷見而告之曰子亦知東海之洋有巨魚乎其大吞舟激飛濤驅怒沫而遊瞬息可百里百蟲莫不懼伏焉一日蕩而失水困于泥塗則螻蟻得制其命令貴之人亦吞舟之魚也能保其無失水也

鳥巢於石谷震風不驚驟雨不濡雖長

也有一於此架巢於葭葦之顛天拂折而巢壞子亦且毀矣夫鳥之為巢

判焉則所托者異也吾子媚權貴以取容逞欲而不知悔吾懼子之為葭葦之巢也

玄冥子曰今天下之妖有五而物妖不與焉刻鏤土木以為果餌禽蟲飾之丹青加以金繒主人糞除而陳之雜沓賓筵粲爛室庭可悅而不可啗此之謂食妖輿繇而首縉紳之冠滅獲而被綺縠之服男子之帽高倍其面婦人之衣長掩其裳金織施於締綌藻饋加於廁踰此之為服妖道德不師周孔文章不則六經勦佛老以為博逞鈎棘以為奇以徑超頓悟為絕學以博聞廣見為習迷穿鑿

經傳非毀程朱此之為學妖峻刑罰以漁賞飾虛
文以賈譽縱豪右而剝善良踈縉紳而狎徒隸以
寗郅為英雄鄙龔魯為寬縱薄隨夷為孤介譽蹠
僞為才諂官以賄遷罪以偵免此之謂政妖冠裳
而禽積骨肉而仇讐弱者為鬼域強者為豺狼對
門相盜親戚相暴上下相欺父子相疑反表以為
裏訕白以為黑此之謂俗妖五者繁興莫或變革
將風俗日頹而治理日斁國之灾極矣彼草木禽
蟲之妖又何足以為異乎

隋煬帝厭棄萬幾荒於聲色大興苑囿臺池之役

朝而問於群臣曰四境治乎曰治邊圉嚴乎曰嚴
偵候明乎曰明倉庫實乎曰實士馬強乎曰強甲
兵精乎曰精曰然則寡人將日娛于深宮而無患
乎四封之吏有白事者司馬門過之朝之大夫有
欲白事者宮門過之飲棘而民貧役繁而衆怨四
方洶洶思亂而帝初不知也盜賊蜂起而帝亦不
聞也高頴曰國危矣樊豐之缺也鵠承奕而棲之
冀門不飭狐兔將遊乎其中况於朝而可以廢政
哉國之亡無日矣乃直諫而死未幾四方兵動而
廣陵之難作隋遂以亡

南宋之季韓侂胄為相胡騎徧于中原土地日蹙
官闕震驚人皆以為累卵之危而侂胄則以為太
山之安也方且竊弄威福誣上行私日漁四方之
資資而縱其淫樂所親或規之曰僕聞南溟之陰
有桑焉其大數十圍干雲霄而上者數百尺枝葉
童童若車蓋也而蠹實宮其中族類漸繁時其動
息而蝕之風雨不侵鳥雀不啄自以為安矣比其
久也潘液既乾而膚理益敝自頂至踵枵然空也
震風從而摧之木遂以折而蠹則盡死矣螻蛄之
處人腹中也飢而食焉渴而飲焉亦自以為安矣

脂膏既竭而元氣不屬人因病癘而死螻蛄稿
今公之所蔭則大桑也而所托則腹中也晝夜齧
而弗止得無俱敗乎不聽未幾虜衆益迫侂胄帥
師以禦之大敗而歸請戍于閩未至而殞首于木
綿

陽山之麓有神焉降靈于鄉禱福踵至鄉人創為
之祠廟貌赫奕遠近奔走神乃檄魍魎而教之曰
汝胡假靈於山變幻百端或隱于竇或匿于樊揚
沙發石闔戶踰垣飲人之血脯人之肝汝其改圖
焉不然則去吾境否則將有大戮又呼妖狐而數

之曰汝胡綏綏其形炁炁其精攀援屋角出入䟽
櫛或為艷女或為狡童乘人之眩大肆淫蒸汝其
改圖焉不然則亟去吾境否則將有大戮又呼蚺
而數之曰汝胡么麼其質腥穢其氣或伏道旁或
潛水澁含沙射人中者立斃人於何仇為此暴戾
汝其改圖焉不然則亟去吾境否則將有大戮一
一受命而退蚺謀曰神新而嚴不可犯也我等其
能改行乎狐曰無已則去之魍魎曰雖然曷少嘗
之不聽而速未晚也乃相與扣神匍匐階下蚺進
而言曰知無所逃罪行有日矣然恐神之無以

效也願為神致明月之珠于闐之玉南交之文犀
西域之玕貝以飾神之冕弁何如狐進而言曰未
也願為神致山龍華蟲之績宗彝藻火之章黼黻
文繡朱紫玄黃丹青瑣闥金碧雕楹麗如雲錦絜
若華星何如魍魎又進而言曰未也願為神致靡
曼之姬婉孌之娥凝玉雪敷舜華皦青眸揚素蛾
霓裳羽衣之舞洄波遏雲之歌握納都梁之香翠
翹翟鬢之華以娛神之左右何如神俛而若思默
而若契衆鬼退而謀曰神已心諾矣盍如其言而
致之神乃大喜遂用為嬖近以求其所欲惟恐不

給焉黎丘平曰魍魎狐蜮之虐人神非不知也魍魎狐蜮亦非不畏神也一中其欲而反倚為心腹爪牙欲民之無殃何可得也

有神祠瀆于溪中祀木偶焉行者過而欲涉適暴雨新漲踣而褰裳逡巡不敢渡計無所出乃曳木偶橫之於溪遂跼足以越有一人踵至閱神之齧於水而將毀也扶而起焉植之於祠再拜致禮神乃大怒賊其心腹其人顛踣欲死或謂神曰彼仆汝於溪宜有罪也而汝則釋之植汝於祠宜有德也而汝反祠之其意云何神曰凡為祠崇者能

于其所畏而不能加於其所不畏彼其仆我者心已無畏矣吾安得而祠之其植我者也方畏我也吾是以示靈焉於乎欺君誤國者率得逃誅而守法盡忠者往往蒙祠自古及今蓋亦多矣豈獨一木偶然哉

泉川子謂石瀆子曰世變江河愈趨愈下是則然矣天不變者也作善降祥作惡降殃天之所司也然而今有不盡然者何也將天亦有變乎石瀆子曰天無變者也其爽焉則天之未定者也泉川子曰不然陰陽相盪剝復相生終始相禪否泰相仍

此非木偶其君
畫人君以木
偶何

天之道也天亦不得而逃焉者也人知人之易也而不知神之亦易也今之宰物之神蓋非古之宰物之神矣不然何古之直而今之枉何古之公而今之私何古之昭昭而今之昧昧也石澆子曰此所謂天之未定者也申包胥曰天定者勝人人定亦能勝天然天之勝人者其常也而人之勝天者其變也常者什九而變者蓋什一矣詩曰民今方殆視天普普既克有定靡人不勝此之謂也

才而不貽心於其所不與於其小於其

芝園外集卷之七

說林七

博志林

子貢見漢陰為圃者教之作桔槔圃者忿然作色曰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于胸中則純白不侷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則道不載吾非不知也羞而不為也今夫禮樂交際所以盡倫也官室服用所以養生也棺槨衣衾所以送死也城郭溝池所以域民也干戈甲冑所以禦亂也此皆以機心為之而聖人作

之後者師焉以其不可廢耳然在漢陰圃人必且
恥而不為而况於相欺以智相奪以力相傾覆以
陷阱豈直為桔槔而已哉楊朱之泣岐路墨翟之
悲素絲蓋皆漢陰圃人之類也

魯有恭士行年七十其恭益甚魯君問曰長年恭
可以釋也對曰君子恭以成名小人恭以除刑一
言不安尚有蹉跌一飯雖美尚有哽咽鴻飛于天
增者得之虎豹雖猛人食其肉譽人者少得不恭
乎石祁子曰恭士之言善矣而非其至也夫敬德
之輿也故曰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天子敬以

保天下諸侯敬以保一國大夫敬以保一家士庶
人敬以保一身

人情貴鵠而賤鷄鷄近也貴犀象而賤馬牛馬牛
近也准人亦然寺隣之人不重僧而野人重僧非
僧之教行於野人而不行於隣人也野人遠而隣
人近也廟宿之丐不畏鬼而社氓畏鬼非鬼之靈
能威於社氓而不威於宿丐也社氓遠而宿丐近
也惟賢亦然秦始皇重韓非恐其不得見也非既
至則聽讒而誅之漢武帝重相如恨不與同時也
相如既至則踈而遠之惟文亦然蔡邕得王充論

衡而實之秘不以示人世遠故也張棟得揚子雲
太玄法言不屑一觀與其人比肩故也
山之怪曰魍物之怪曰魃土之怪曰積羊水之怪
曰罔象木之怪曰畢方火之怪曰遊光金之怪曰
清明人亦有之嬌奴佞婢讒間骨肉此一家之怪
老胥猾史弄法舞文此官府之怪受賕亂法變亂
彘常此臺省之怪奸闌出入與虜為市以敗為勝
以功為罪此邊鎮之怪倒持泰阿竊弄威福陽施
陰設忠佞易置此朝廷之怪天下有道則眾怪潛
伏天下無道則眾怪繁興有家者不修其德有國

其政而欲怪之詐作不可得已

出而見商咄及而告其隣曰商咄至美也
不笑之夫其子至惡也商咄至美也
其子至惡也感於愛也且夫貌易稽也至
真至惡之辨也而猶以愛易其真又况隱微
之辨乎故愛而不匿其惡憎而不沒
善惡必可以定美惡矣

列子形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
禦者善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

好士乎。鄭子陽令官遺之粟數石。秉子列子出
以者。再拜而辭。使去。去。列子入。其妻望而拊
為有道者。妻子皆得逸樂。妻子有饑色。
心適而遺先生食。先生又弗受也。豈非命也哉。
列子笑而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
我受也。已而罪我也。亦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
受也。其後民果作難而殺子陽。君子曰。受人之
而不死。其難不義也。死其難則死。無道也。死無
也。子列子蓋有見於此矣。彼子路之結纓不
也。蓋之受誅於董卓。其皆不師禦寇之知者。

言相點者。寒風是相口齒麻。朝相頰子女。
衛忘相髭許。鄙相肌投伐。褐相胸脇管青相。
陷陳悲相股脚。秦牙相前贊君相。後凡此十人。
習天下之良工也。見馬之一微也。而知節之高。
是之謂易材之堅脆。能之長短。其術不同。其于
馬一也。人亦有微相人者。或以洞微察幽。或以
暖不滯。或以博物洽聞。或以強幹辨治。或以飭
廉潔。或以執節不回。或以敦行孝弟。或以守道
不邪。或以執事不繁。或以憲古立言。其道不同。其

人之也

學之者八六合之學學者以一日無十日以一年無
一十年以一人無十人又三學者反是故騏驥天下
之疾也一日而千里若伏櫪而不馳則遊蟻過
之矣論語天下之捷飛也瞬息而千里若戢翼而
不奮則論鶴過之矣士人之學何以異於是昔甯
越中世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而
可以一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以
矣一定一以十歲人將休吾將不改休人將
敢卧十五歲而周成公師之夫夫之遲

也而不過二百步止也步之遲也而百舍不止也
以甯越之材而又不止其為諸侯師豈不宜哉今
人之為學也人未休而先休未卧而先卧恃美質
而助劣化此猶迅矢人止於百步者也欲免終身
之勞得乎

伐檀之詩刺魯公也其曰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
億言夫才耕而食者也其曰不狩不獵胡瞻爾
庭有縣貆言夫不獵而獲也故自天子以至庶
人皆有畝也皆有獵也一以道耕天下以天下
獵諸侯以道耕一國以一國獵士庶人以道耕一

身以一身獲其致一也昔人有好獵者曠日而不
得獸入則愧其家室出則愧其知友州里思其不
得之故則狗惡也欲得良狗則家貧無以致之於
是遠而疾耕疾耕而家富以其質致良狗則獵而
數得獸矣是故欲其獲也先獵欲其獵也先耕天
子諸侯有不耕而成霸王士庶人不耕而成安
富者未之有也

鷓鴣子反事田成子田成子去齊走而之燕鷓鴣夷
子皮負傳而從至望邑子皮曰子獨不聞涸澤之
蛇乎涸澤蛇將徙有小蛇謂大蛇曰子行而我隨

之人以為蛇之行也將加害焉子不如銜負我
行人必以我為神君也乃相銜負以越公道而行
人皆避之曰神君也今子美而我惡以子為我上
客千乘之君也以子為我使者禹乘之卿也子不
如為我舍人田成子因負傳而隨之至逆旅逆旅
之君待之甚敬因獻酒肉石祁子曰今之趨附權
貴者皆田成子也奸也而譽之為忠佞也而譽之
為直貪也而譽之為廉險也而譽之為順奔走推
戴而倚之為太山是猶蛇之相銜負以走而誑人
以神君也徒黨日盛而權勢日灼又孰能辨其真

偽哉

與正直之人交始雖拂逆而卒賴以周旋譬之樹
爾柱者長茂雖難而終得其芳者也與諛佞之人
交始雖順適而卒相賊害譬之樹枳棘者長茂雖
易而終得其刺者也昔晉中行文子出亡過於縣
邑從者曰此嗇夫公之故人也公奚不休舍且待
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佩此
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容於我者吾恐
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
而獻之其君

趙襄子學御於王子期俄而與子期逐三易馬而
三後襄子曰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乎對曰術已盡
用之則過也凡御之所貴馬體安于車人心調于
馬而後可以追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逮臣先則恐
逮於臣夫誘道爭遠非先則後也而先後心皆在
於臣上何以調於馬此君之所以後也君子曰王
子期可謂善言御矣豈惟御哉奕在敵而不在奕
則不勝敵矣釣在魚而不在釣則不得魚矣君子
之學也一欲勝人一欲不勝於人而不以其道則
不可以入道矣

燿蟬者務在明其火非不愛火也所以疑而致之也釣魚者務在芳其餌非不愛餌也所以誘而利之也沐者必墜髮而沐不為止以所去者少而所以利者多也嬰兒齟齬則疾疔而齟不為止以其所小苦而易其所大便也兕虎在於後隋侯之在於前而弗及掇非不愛珠也先避患而後就也逐鹿者不顧兔非不欲兔也以鹿之為利大也決千金之貨者不爭銖兩之利非輕捐銖兩也千金之貨重也

東海有二鳥其一類鶩奔走水上營營也不問

腐泥沙必啜之其有物也必盡索之而後已跋行
豕豕弗息也其名曰謾畫其一類鵠色正蒼而喙
長疑立水際若繫繫然者魚過其下則取之終日
無魚亦終日不易也其名曰信天緣一勞而一不
勞一能而一不能不相同也然謾畫不加飽而信
天緣不加飢謾畫不加肥而信天緣不加瘠則何
以是營營者為哉今之人極力而營其私是謾畫
之類也安分以養生是信天緣之類也自君子視
之將孰為得失哉

唐昭宗有常弄之猴號孫供奉能隨班起居朱温

篡位欲猴起居不從徑趨温所奮擊温令左右殺之元順帝有馴象解識音樂蹈舞應節 太祖革命宣至殿前令之蹈舞象俯伏流涕終不為起 太祖怒而刺之夫猴與象山林之惡獸也甘榛栗嗜菽粟已矣非有禮義之性知君主之分者也一則寧死而不忍於起居一則寧死而不忍於蹈舞懷撫育之恩而殞身以為報孰謂異類而能然乎彼叔孫通數易其主馮道歷事五朝李陵身為降虜陶穀袖出禪文其視猴與象也何如哉 周之興也伐木之詩作將亡也桑柔之詩作夫友

無君父之尊無兄弟之戚無夫婦之愛然君臣不得義父子不得親兄弟不得序夫婦不得和故自天子以坐庶人皆有友也世之治也推賢讓能聲應氣求而可以保合太和元愷之同朝九官之相讓是也世之衰也熱附寒棄擠井下石而相尋于干戈八關十六子之比周任文之交構是也故觀世運者觀之友道而已矣 客有商於楚者得一獸一禽以歸獸曰山都禽曰乾翠慧黠瑰恠能兩人言誇於衆曰麒麟鳳皇莫若是矣特世之人 耳而賤目故不列諸瑞圖耳

或曰能通五方之
旨乎曰不能能諧六律之和乎
曰不能能應對宮
客乎曰不能曰然則是惟也而
非瑞也夫麒麟鳳
皇身被文章負陰陽之粹含天
地之靈刑政頗僻
不至其國毀郊殺穀不游于郊
是以一出而為聖
王之瑞亦何取於言哉今非其
時也而二物者至
非所宜言而媚人
以言不謂之
惟而何如以山都
乾畢為異於麟鳳也則是優益
賢於孫叔敖而上
林嗇夫優於張相如遠矣
古之聖人多矣或
以德聖或以才聖或以藝聖神
農聖於藥黃帝聖
於兵后稷聖於耕
書聖於工堯

聖於樂大稅聖於
管蒼頡聖於書巫
咸聖於卜
曠聖於音奕秋聖
於奕養由基聖於
射易牙聖於味扁
鵲聖於醫九
本聖於馬造父聖
於御風胡
其大小不同其偏全不同其
貴賤不同其聖於
一也

天數五地數五而
莫乎下五方以罔
五臟人之有性也
也諧之以五聲人
有目也宣之以五
色人之有耳
口也調之以五味
之有鼻也襲之以
五臭天地

之數萬物不能全

入全之萬物不能制而人制

之故最貴於萬物

蠹殘之木不可以

宇質有所礙也

剪為花不可以受風雨畫布為

函不可以當戈戟

誠之不可掩也用物者皆知慎

之至於用相而獨

不知慎何哉昔虞玩遷司空玩

陳讓不聽既拜歎

意謂賓客曰以我為三公是天

下無人矣鄭榮同

章事制下而榮駭之既視事

謂宗戚曰歇後鄭

一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纔三月

以疾乞骸得致仕

夫玩榮之君不知二人者之不

可也而相之玩與榮也自知其不可而辭焉彼誠

知天位之不可奸而僨轅覆餗之罪大也世有蒙

負乘之愧懷鼯鼠之貪罪惡貫盈而猶不知止其

視玩與榮也何如哉

宋建平王宏子景素在藩甚得人心而謗聲日積

當廢帝時深懷憂懼嘗與故吏劉璉獨處曲臺有

為集承塵之上飛鳴相逐景素泣然曰若斯鳥者

遊則參乎風烟之上止則隱于林木之下饑則啄

渴則飲形體無累於物得失不關於心一何樂哉

梁元師世子方嘗著論曰吾嘗夢為魚已而化鳥

方其夢也何樂如之及其覺也憂斯集矣夫魚鳥
飛浮任其志性吾之進退恒在掌握舉首懼觸搖
足恐墜使吾得與魚鳥同遊則去人間如脫屣耳
夫二子之遭時同也其憂患同也而卒不免於殺
身之禍世有甘軒冕之羈馬安爵祿之陷阱瀆於
死而不悔也豈未聞二子之言者哉

天以一生萬物地以一成萬物帝王以一宰萬物
故聖人之學一以貫之而已音之數不過五而五
音之變不可勝聽也然五音非自為音也宮立而
五音形矣味之和不過五而五味之化不可勝嘗

也然五味非自為和也甘立而五味停矣色之數
不過五而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然五色非自為
文也白立而五色成矣五常之道不過五而道之
變不可勝用也然五常非自為道也一者立而五
常著矣

狸頭愈癩鷄頭已瘻虫散積血斲木愈齧此類之
相推者也鵠矢中蝟爛灰生蠅膏能殺蟹漆見蟹
而不乾此類之不推者也厲利劍者必以柔砥擊
鐘磬者必以濡木擊強必以弱輪此不相類而相
濟者也陶人棄索而車人掇之屠者棄銷而鍛者

拾之馱黼在頰則好在頰則醜黼以為裳則麗黼以為冠則譏此有所宜而有所不宜也胡人見麋不知其可以為布越人見毳不知其可以為旃此有所通而有所不通也鐵不可以為舟木不可以為釜鉛不可以為刀銅不可以為弩此有所適而有所不適也

天下之道有似是而非者有似非而是者此疑是非也有是於此而非於彼有非於此而是於彼者此偏是非也至是之是無非至非之非無是此真是非也蒙士隨人以為是非曲士執己以為是非

真知也惟至人能是天下之真是能非天下之真非此真知也昔有人問於瞽師曰白素何如曰縞然曰黑何如曰黢然援白黑而示之則不辨也人之視白黑以目言白黑以口瞽師有以言白黑無以知白黑故言白黑與人同其別白黑與人異人之言是非以口定是非以道不深於道而欲定是非何異於瞽師之說色者乎

無憂子謂無營子曰人皆有營子獨無營何也無營子曰人得百年之壽者千百無一焉痛疾哀苦居其半矣競耳目之觀瞻規死後之餘榮而不得

肆志於當年之樂，是何異於縲紲乎？吾懼其以是喪吾生也。無憂子曰：子亦非達生者矣。生民之所以不得休者，有四事焉：一為壽，二為名，三為位，四為貨。有此四者，是以畏鬼畏人，畏威畏刑，無已也。子知外名位與貨也，而猶兢兢于壽，不已惑乎？吾嘗聞髑髏之言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挺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為過也。或謂之曰：吾將使司命復生汝，骨肉肌膚反汝。父母妻子鄉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知乎？是則壽乎？不

壽乎？皆非吾之所知也。無營子再拜而謝曰：家也。未之達也。乃今得聞命矣。

人不皆周公，則天下無全才；人不皆孔子，則天下無全德。故修己者當攻其短，而用人者當因其長。才專一人，則一人之任也；才無十人，則十人之任也；才無百人，則百人之任也；才無十萬人，則千萬人之任也。是以國無棄人，而官無曠事。古之人行之矣。如必待騶襄飛鬼而後駕，則世莫有乘者矣。必待毛嬙西施而後匹，則終身無家矣。必待古英俊而後用，則國無與為治矣。

操行有常賢仕宦無常遇賢不賢才也遇不遇時也才高行潔不可保必以貴能薄操濁不可保必以賤然而治世之所貴必其才高而行潔者也亂世之所貴必其能薄而操濁者也是以伊尹箕子皆命世之臣也伊尹遇成湯而為相箕子遇商紂而為奴子胥子房皆謀國之臣也子胥遇闔廬而齒劍子房遇高帝而為師遇與不遇也是以卞和之獻璞三刑其足而卒為天下後世之重寶大臭之夫不容於妻子而海濱之人宜之夫事則亦有然者矣何獨至於賢而疑之

人有言曰好要則百事詳好詳則百事荒故三軍之衆其進也以鼓其退也以金萬斛之舟其左也以柁其右也亦以柁執其要也車之大也無三寸之轄不可以驅馳戶之高也無一尺之楗不可以開闔失其要也是故君子之應世以一待萬以簡待繁以有度待無度

人知同己之為德而不知異己之為德也知美之足以濟美而不知惡之足以濟美也叔孫氏之言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此以異己為德者也晏平仲之於陳鮑

叔向之於欒郤此以惡而濟美者也故石之礪也而可以攻玉盭之鹵也而可以治金魚之腥也而可以濯錦灰之賤也而可以浣布夫物則亦有然者矣

人有恒言上臣事君以人下臣事君以身然事君以身者十常八九而事君以人者十不一二是故入朝則見妬勢軋則相傾蓋未有以少室周之事相告者也少室周者貞廉質慤人也為趙襄王力士與中年徐子角力不若也人言之襄王以自代襄王曰子之處人之所欲也何為言徐子以自代

曰臣以力事君者也今徐子力多臣臣不以自代恐他人言之而為罪也夫少室周力士也而猶知舉其勝已者况不為少室周者乎

燧埴以為器膏木以為舟鑠鐵以為刃鑄金以為鍾因其質也駕馬而馳服牛而耕鷄以司夜狗以守門因其性也是故聖人之治天下也非能強人之無也因其所固有者而已矣禹鑿龍門闢伊闕決江濬河東注之海因水之流也后稷墾草發菑糞土樹穀使五種各得其宜因地之勢也后夔作樂伯夷興禮羲和授時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

夫婦以交朋友相生相養相使相事賞以勸善罰以禁奸皆因民之欲也

峻則強暴不窺崖峻則洪潦不溢防峻則貴賤不相躐是故為天下國家者莫大於峻其防夫峻防非以驕下也所以已亂也是以君子重之昔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博乎曰否也博者貴梟勝者必殺梟殺梟者是殺所貴也儒者以為害義故不博也又問曰儒者弋乎曰否也弋者從下害於上者也是從下傷君也儒者以為害義故不弋也又問儒者鼓琴乎曰否也夫瑟以小絃為大聲以大

絃為小聲是大小易序貴賤易位儒者以為害義故不鼓也夫嫌疑之際而儒者慎之若是使為臣而不犯嫌疑為君而惟嫌疑之防也國欲不治得乎

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柢也水者地之血脉也美惡賢不肖之所出也齊之水躁厲而復故其民貪麤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越之水濁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姤秦之水涸最而稽淤滯而雜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齊晉之水枯旱而運淤滯而雜故其民諂諛而葆詐巧佞

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沉滯而雜故其民愚
而好貞輕疾而易死末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簡
易而好正是以聖王之治世也法水以清民心則
欲不汗法水以一民心則行無邪故曰水也者聖
王之所以為治也

世之人皆惡梟之不祥而不知人梟之不祥也皆
惡狐之媚惑而不知人狐之媚惑也梟能食父鳴
則殺人狐有雌雄能惑男婦梟狐之為害也一
方一家而已矣而人之為梟狐者以天下國家之
害也州吁弑完商臣弑頹無知弑諸兒兩人弑合

此梟也王莽篡漢司馬昭篡魏劉裕篡晉朱溫篡
唐此梟也文帝之鄧通武帝之韓嫣成帝之董賢
此狐之雄者也夏之妹喜商之妲己周之褒姒晉
之驪姬此狐之雌者也此數人者人主不以為妖
而寵之嬖之大則亡其國次則亡其身前車既覆
而後車不戒可不謂大惑與

日之昃也有時而中焉月之虧也有時而盈焉風
雨之交也有時而散焉惟讒言之害人無時而息
也名高則忌必深忌深則為讒必力讒力則人必
疑人疑則名必損是以聖人聖焉詳納言之命著

采苓之篇嚴有昊之投亦云嚴矣然而青繩之亂
貝錦之成迄不少衰以忌名者衆也此非必於其
人有怨也毀人之長乃所以文已之短耳語曰流
丸止於甌臯流言止於智者故世無成王則不能
明不利孺子之讒世無威王則不能昭即墨之毀
世無孟子則不能釋割烹癰疽之謗居今之時而
欲人之無毀也不亦難乎

百年者人生之限也少也壯也老也三分之矣少
則不能為老則不可為可以自奮者其惟壯乎故
乘其壯也而力學則可以成名乘其壯也而從政

則可以樹業若耽晏安之醜毒而忘不朽之遠
齒髮既衰而後以為悔也不亦晚乎是故急雨之
漲可以決山及其息也得坻則止怒馬之奔可以
超壑及其憊也歷坎而瘖乘其壯之謂也

狄仁傑與鄭崇質僚也崇質當使絕域仁傑以其
母老且病乃詣長史蘭仁基請代之行柳宗元與
劉禹錫友也同罹黨禍以謫宗元以禹錫有母不
可俱往欲請于朝願以柳易播翟公之言曰一死
一生乃知交情言友道之衰也故谷風之詩杖杜
之詠聖人蓋深著戒焉然世之人利則相親害則

相避此猶飛蛾之見火而集叢爵之驚彈而散者也故孟嘗之客失相則去而再相復來汲鄭之交得時則聚而失時則散人情大抵然矣如狄與柳也以友之母為己之母以身之難代友之難視絕域為安邦以死所為歸舍急難之義世豈有二乎哉生則擅譽於當時沒則流芳於汗簡蓋非以倖而致者也

小人之欲殺君子其常也然有幸而不死有不幸而死則天也故公孫弘濟董仲舒相膠西盧杞使顏真卿諭李希烈李逢吉遣韓愈如叛藩昌黎簡

誘富弼往契丹蓋皆欲殺之也其後三子皆免而真卿獨死天也若漢末諸賢死於黨錮之禍唐末諸賢死於甘露之變皆天也秦檜將終猶起大獄惡張浚李光胡寅等五十三人異已謀欲殺之會檜死而諸賢不及於禍亦天也然則君子之處小人何如得去則為否之君子儉德避難不得去則為遯之君子不惡而嚴此明哲保身之道也故古之人臣殺其身而有益於君則為之若主昏政亂權姦虎噬而欲以口舌救之無益於君而駢首就戮是非智者之所為也

人之品類其具而可益於世者固無之若主昏奴媚
無道之君子不惡而難以明善新身之節也姑古
人所收新去限無否之君子愈新愈難不新去限
辭以而蓄積不文以斷亦夫也然則君子之欲小
惡聚則幸失時實年五十三人異口同聲於新之會
請贊及林甘藶之變皆夫也秦辭新新為體夫大辯
真微辭及天山家刺未前謂及林畫解之新實不
務富擬新楚丹蓋皆於新之也其新三子皆與之

芝園外集卷之八

說林八

昭諭林

畏途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
後出為欲全其生也今夫麗容澤體衽席之畏途
能殺人甘口潤喉醪醴之畏途能殺人丘金積玉
貨財之畏途能殺人逸駕長驅輿馬之畏途能殺人
便安善柔交游之畏途能殺人薄功厚享祿食之
畏途能殺人乘高據危官爵之畏途能殺人高談
哆議口舌之畏途能殺人辨駁刺譏文章之畏途

能殺人宴安酖毒居處之畏途能殺人知戒其一
而不知戒其十知盛卒徒之防而不知嚴心志之
防往往隕身喪家而莫之或戒也可謂智乎

吳王闔廬書卧章華之臺而夢召太宰嚭占之以
為吉召公孫聖占之以為不吉吳王忿聖言不祥
使力士以鐵杖擊殺之遂用嚭言起兵伐齊伐晉
兵敗棲于秦望之山越兵圍之數其殺子胥公孫
聖之罪也逼令自殺吳王曰聞命矣以三寸之帛
寘吾兩目使死者有知吾慙見子胥公孫聖遂伏
劍而死管仲將卒齊桓公問以後事戒公之勿

豎刁易牙常之臣與公子開方也公既逐而復用
之公有病易牙豎刁常之臣相與作亂塞宮門絕
公飲食開方以書社四十下衛公慨然歎曰嗟乎
聖人之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
見仲父乎蒙衣袂而絕乎壽宮夫公孫聖明於術
而太宰嚭不明於術者也子胥之言中理而嚭之
言不中於理者也吳王雖昏豈其不知辨此哉而
乃甘諛佞之餌讎忠直之言以千乘之富貴霸主
之威烈而餓不得食齒劍荒野宮殿為沼而數百
年之宗祀一旦殄滅王而無死嚭之肉庸足食乎

若齊桓之於管仲知之既深信之既篤合諸侯而
霸天下既有明徵矣臨終之言非不察也亦非不
用也乃不勝口體之欲反豺狼而任之卒之不食
而死蟲流出於戶三月而不得葬聖人之思蒙袂
之悔亦何益哉是故知賢而不能用用而不能信
信而不能終見不賢而不能去去而不能遠未有
不殃身而敗國者也

為善者不必得福而得福其常也為惡者不必得
禍而得禍其常也是故忠信可行於蠻貊而况不
為蠻貊者乎至誠可感豚魚而况不為豚魚者乎

昔慶封為亂於齊而欲走越其族人曰晉近奚不
之晉慶封曰越遠利以避難族人曰變是心也居
晉而可不變是心也雖遠越其可以安乎已而慶
封入吳處之朱方諸侯以為討竟滅族焉是故陽
虎去魯而不容于邊邑商鞅去秦而不容于衛國
是皆慶封之類也

語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猶弓矢之於射前
者則後者之質的也故先涉者溺後者必改表而
涉先行者踵後者必擇地而蹈敗車在前後者必
更其轍敗舟在前後者必回其柁此愚智之所同

也。今夫亂國之事，治國之所鑒也；毀家之事，成家之所鑒也；喪身之事，保身之所鑒也。知鑒於彼而不知鑒於此也，可不謂大惑與？

德猶樹也。福猶陰也。有長尺之樹，則有廣尺之陰；有一圍之樹，則有尋丈之陰；有十圍之樹，則有廣畝之陰。故德加十人，則無十人之福；德加百人，則無百人之福；德加千萬人，則無千萬人之福。也有不然者，則天之未定者耳。今夫臨江而釣，曠日而不能盈苴，雖有鈎箴芒鉅微綸芳餌，加以詹何、娟媿之數，猶不能與網罟爭得也。刑者控鳥號

之弓，彎其衛之箭，重以羿逢蒙之巧，以要飛鳥，猶不能與羅者競多也。是故具大者獲大，具小者獲小，理之常也。

人情莫不畏患而不知所以備患，患之所由生也。莫之有端也，患未生也，而圖之，雖中人猶能致其力，患已至也，而救之，雖聖智莫能運其籌。自古及今，其已事可睹也。是故江水之始出於岷山也，可褰裳而越也；及乎濫瞿塘，下洞庭，騫石城，經丹徒，洪波浴日，巨浸吞天，雖起三軍之衆，弗能禦也。鴻鵠之未孚於郊也，一指之可獲也；及其筋骨之已

就而羽翮之所成也。則背負青天。膺摩赤霄。翱翔乎忽荒之上。彷彿乎虹霓之間。雖有勁弩微繳。蒲且子之巧。亦弗能加也。是故君子為善若恐不及。備禍若恐不免。蒙塵而欲無昧。涉水而欲無濡。不可得也。

遠害者當於未形。而不當於已形。無害而弭之。此猶不病而不藥者也。有害而後弭。此猶以毒藥愈病者也。昔楚有任俠者。其子孫數諫而止之。不聽也。縣有賊大搜其廬。事果發覺。夜竄而走。追道及之。其所施德者。皆為之戰得免。而又語其子曰。沒

數止吾為俠。今有難果賴以免身。而諫我不可用也。夫知所以免於難。而不知所以無難。謂明於利害之術可乎。是故綢繆牖戶。當於陰雨之未施。戒備衣衾。當於舟航之未漏。為聖人之所以防患。而不為楚人之所以免患。則善矣。

知道者不惑。知命者不憂。故君子之為善也。不能使福必來。其不為非也。不能使禍必不至。福之至也。非其所求。故不伐其功。禍之至也。非其所生。故不悔其行。昔孫叔敖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所自致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己之罪也。彼竇嬰失勢。取

禍於批根賈誼長沙傷主於鵬鳥其亦異乎孫叔
敖之為矣

井之列也爭飲之其垢也人棄之花之鮮也爭翫
之其悴也人厭之紵之弊也不如布絲之汗也不
如麻文冕之禿也不如縞冠繡裳之黧也不如褐
服膾炙之腐也不如畦蔬拒菴之臭也不如村醅
是以君子貴於日新也

今有美宮室於此上漏而下濕則人居之乎曰不
居也有美衣服於此垢膩漬其膺背則人服之乎
曰不服也有美飲食於此塵埃汗其中則人食之

今日治身

乎曰不食也故君子之修身也非致美之為貴而
無瑕之為貴苟有瑕也雖見用於時猶以為幸也
苟無瑕也雖不見用於時不以為不幸也干城之
將以二郊而見棄西子之好以不潔而掩鼻是以
君子慎之

甚哉酷吏為禍之烈也滑賊任威鷹攫虎噬腹心
爪牙皆豪敢猜禍之徒也舞文巧詆張彌天之網
厲刺骨之錐諸所誅連大抵皆糜爛于獄而憂姓
巨宗槩罹族滅流血徧路積骨成丘有人心者忍
宣諸齒頰哉然太史公傳酷吏凡十人而郅都斬

而此等

首甯成髡鉗趙由與義縱棄市滅宣與張湯自殺
尹齊亡尸温舒五族惟趙禹杜周得以壽終亦云
幸矣夫此數子者固暴桀之魁也然翦惡蘇良豈
其大悖於人情哉而為是無底之虐則以逢君惡
而徼寵祿耳卒之身首異處而滅姓覆宗萬世以
為口實亦何利而為之乎嘗聞鄉長老言昔有令
慈邑者以擊斷鷲武為任初至學宮欲自見其威
嚴輒語諸生曰若亦聞有所謂破家縣令者乎諸
生拱手對曰某等盡業毛詩常誦豈弟君子民之
父母不聞有所謂破家令也其人語塞於乎今之

為酷吏者多矣惜無有以太史公之言相告者也
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
姓為芻狗夫天地聖人非不仁也而芻狗萬物芻
狗百姓則老氏之不仁也天不能不殺物而意常
在於生物聖人不能不殺人而意常在於生人故
生者不德而死者不怨其不仁者或以政事殺人
或以刑罰殺人或以口舌殺人或以兵革殺人豈
特芻狗視之而已哉然天道好還禍人者乃其所
以自禍耳其尤著者白起坑趙卒而賜死於杜郵
項羽坑秦卒而刎首於烏江李廣殺降而終身不

侯虞誦殺降而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豈非大
戒乎

會稽長干之麓有神叢焉巫祝托以興妖里民信
之鳩土木以構祠香火日盛有惡少年不信也一
夕被酒入廟肆言詆詈群巫駭愕不知所為聚而
謀曰吾儕衣食於此一旦為此子所敗遠邇相傳
則吾事去矣迨夜共詣少年而乞憐曰吾之情狀
無以逃明鑑倘賜閔卹因成吾事當以錢十萬為
謝將來所得與若共之矣少年喜因教之曰汝質
明復入廟詈罵如前凡神前酒肴盡飲啖之斯須

則偽為受械祈哀之狀庶全吾事今先賂汝以其
半少年諾而受錢翌日至廟袒楊佯狂極口醜詆
不可聽聞廟傍民大驚觀者踵至時方祭賽羅列
少年直抵神前取其酒盡飲之肴饌無遺旋俯
躬如受繫者扣頭謝過忽口湧黑血九竅皆流即
仆地死里人益神之喧傳旁郡祈禳者雲集廟貌
增繕極嚴巫所得不可勝計越數月其黨分財不
平詣郡首告乃巫置毒酒中以殺少年捕治引伏
魁坐死餘配隸諸郡靈響遂息玄冥子曰甚矣鬼
神之事難明也大都緇黃之流假幻妄以惑愚民

而獵其貲貨陽以欺人陰以自哂也豈獨長干之祠為然哉不然則西門豹之投巫郭元振之殛烏將軍何以不及於禍乎

丞相履齋吳潛之安置循州也賈似道以私憾之故除承節即劉宗申知循州屬以黃祖之事宗申至郡窘辱慘毒履齋寓於貢院乃置毒井中隨行吏卒飲其水者以次病死而履齋終不得免時賈似道在朝有術者言平章不利姓鄭之人以故仕藉鄭姓者率困抑之武學生鄭虎臣登科輒以罪配之後遇赦得還似道鄂州喪師廟堂欲置之死

遂求其素所深仇者為押送官虎臣請行一路控折備至求死不得至漳州木綿庵病泄下甚篤踞虎臣欲絕虎臣知其服腦子求死乃曰汝欲得好死乎遂以足連蹴之而殂其時趙介如守漳賈門下客也經紀棺斂為文以祭曰嗚呼孱齋死循死于宗申先生死阿死于虎臣此外別無一詞玄冥子曰樹德之地其可畏已哉君子以之樹德小人以之樹怨樹德者非欲人之德之也引賢籲俊以共熙帝載揚之尸才聚衆匠以成室大駟集群賈以成市也小人則不然惡其在上也而傾之惡其

輒已也而陷之日尋干戈以去其所忌辟之豺狼
蜂蠱無日不噬而螫也然天道好還報應不爽丁
謂厓州之事亦既顯矣而似道之禍尤為烈焉豈
非奸臣之炯戒哉

李生居臨安餘杭門外貨殖無事醫藥家畜二婢
以職修製日賣發脾丸于市揭巨榜於前曰有不
用丁香木香者入譴之生一旦醉酒溺死于河其
家未之知也數日求而得之屍已潰腐不可浴歟
俗以歸屍為不祥遂藁葬叢塚之間立牌識之曰
行藥李郎中之墓李生故佞口或題於牌後曰賣

藥李郎中昂藏辯不窮一朝天賜死溺死運河東
蓋刺譏之也未幾家計蕭然其妻斥遣二婢尋鬻
所居携二子以事人或謂其妻曰爾夫以藥濟人
天當佑之何報之反酷耶他日後夫醉之酒而扣
之妻云向所遣二婢先夫專委之修合一名木香
一名丁香其實不用二藥也天之降罰理宜有之
豈得謂之不幸乎

臨安陳宮幹家饒貲財偶納一婢殊不為意一日
澡浴令之拭背頗不順適主乃返顧則見其以一
手拭淚慘如也疑而屏之浴罷與妻語其狀妻呼

國朝里報
此亦之為記

之不至尋至後閣扣焉曰得無有怨乎婢猶垂淚
不已答曰非有他也妾本宦家女妾父性暴居官
時令一婢沐浴誤以指爪傷背捶之至死妾今乃
獲此報不覺自傷耳言訖涕泗交頤專還白之即
嫁遣焉

杭州湯鎮一兒徒素不孝于母極凌雪之產一子
三歲愛之甚至妻抱負偶跌損其頭泣謂姑曰夫
歸必毆死不如溺水為幸姑曰無憂第言由我之
誤我往避汝小姑家俟其怒息而還至晚夫歸見
兒頭破徑掙妻欲殺之妻以姑為解次日持刀而

行于中途藏刀石下至妹家以溫言誘母還至石
邊忿然取刀欲殺母竟失刀所在但見巨蛇介道
方驚畏不覺雙足陷入地中頃更沒至膝七竅流
血自聲其罪其母救抱無計可入走報其婦婦往
掘之隨掘隨陷啖以飲食三日乃死觀者日千餘
人莫不稱快

湖州人業蠶其事先蠶甚肅也私治中有大族伍
氏以蠶致富一歲蠶多而桑薄飼之不能繼乃棄
蠶十餘筐瘞之土窖中使僕三人駕舡而遠市桑
不得而返途中忽一大鯉躍入舟中重可數斤三

向國有瘞
乃見此後
之而買
有深

天不奪惡
刑之考起

如也

人大喜計載歸而饋其主行至皂林有巡司焉邏者見其舟小而兩櫓邁往甚迅意其有奸也而捕之發倉而見人股焉三人不知所謂自相駭愕縶以詣省上之臬司三人訐辯得魚之故與變異之端甚悉臬司不之信也拷掠備至謂是何奸狀而殺人乎三人不勝鍛鍊遂自誣服詰其全屍所在三人曰埋於家之隙地可驗也臬司即令吏卒押至其家妄指一地發之蓋即瘞蠶之所也蠶悉不見惟一屍在焉身首俱完而少一股其家草草目明乃併其主抵罪父之事方得白而家已蕩敗

矣

杭之酒家率以燒鶩啗客有懸鶩于肆者毒蛇旋繞而嚙之涉其腹中行者過而適見之私計曰以是啗客客其不中毒死乎乃給酒家曰家適飯客欲市鶩也其直幾何酒家以直對探其囊中之金不足因與酒家之隣相稔也遂請貸而市之瘞諸隣人舍北之園掘地而得白金焉重可五十兩隣人見而爭之曰是某所瘞金也遂共訴於分巡巴僉事巴僉事訊得其情其隣人所稱瘞金事無左驗乃判曰一念之善天報之若響汝柰何欲逆天

瘞鶩之瘞
如而善惡
天以甘殺
報心以善
里可念否



原件短缺

缺13.14页

道乎杖酒家與其隣人而以金歸瘞鷲者

慈谿有葉椽與王椽同謁選於吏部葉椽得山西太原府倉官王椽以父憂計不及選乃與偕歸葉椽至衛河疾作而死葉故王椽妹婿也王乃與葉之子謀曰若父死矣牒無所用之我偽為汝父者持牒而赴任所得貲貨分而有之不愈於徒妄謀乎葉之子喜而聽焉遂同赴官所人莫識其偽也比滿考得白金七百有奇乃中分之王椽私自喜以為計得矣既而王椽服滿又謁選於吏部適得前太原府倉遂不敢赴任棄其謀而歸鄉里知

據地而慟尹氏曰何慟也客語之故益悲不自止尹氏訊其所遺之金數與其日數皆合謂客曰第無慟若第於柳下卑取之遂起柳而探之得金焉客乃復慟據地請曰柰何有是乎惟公所取之與我其餘矣尹氏不可曰中分之乎亦不可曰我誠貧也豈其不全獲之之為快而寡取之而中分之乎客不能強乃稽顙申謝而去尹氏夜寐夢神語之曰汝之陰德厚矣貽汝以貴子焉彌月而生子旻稍長就塾師學慧爽超於群兒一日與群兒遨于城隍之廟戲書神背曰決配千里神乃夜見夢

於塾師曰救我救我曰何故曰若之徒譴我遠戍
不得留行矣曰此兒孺子戲耳何足意乎神曰不
然此天官所判故不敢違也塾師覺而恠之晨往
視焉則是所為也呼而詰之曰兒孺子柰何以神
戲乎亟往除之然心奇其事不甚譴也已而果舉
進士為吏部侍郎者九年為天官者九年
浦圻之人貧而傭役終身為隸于藩司性獨不好
捶人每決罰輒百計避之官司有所重譴以破膚
流血為斷則密以羊豕血塗杖以免誅責一日病
卧死而復甦頗能言陰間事其卒也大顯靈異城
中人奔走祈禱之為立廟祀焉嗚呼隸至賤役耳
一念好生而遂死而為神而食一方天道可不謂
彰彰著乎彼儒而好苛草菅民命而殘塚不已也
寧無媿於脊哉



本朝自... 裴園外集卷之八

士在吏部侍郎者九年為天官者九年

音... 裴園外集卷之八

念汝主而後... 裴園外集卷之八

中人... 裴園外集卷之八



